

馬邑縣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圖志

星野占驗  
圖說

沿革

延袤

山川

形勝

城池

渠道

壇壝

橋梁

古蹟

八景

風俗

灾祥

賦役志

村堡東  
北

東北  
馬邑  
所歸併  
本縣

西南  
西北

舖舍

里甲

田賦

屯田

戶口

屯丁

徵收

起運

存留

馬政

課程

匠價

土產

卷之二

官師志

名宦

職官令

知事

巡警

巡官

公署縣治

巡官

接官廳

學校

至聖廟  
學田

啓聖祠  
社學

魁星樓

文昌祠  
書籍

名宦祠  
祭器

鄉賢祠  
土額

廟祀

人物志

先賢

選舉進士  
吏員

舉人  
鄉耆

恩拔歲副優貢士

例貢

監生

行伍

僑徒

節婦

坊表

貲封

墓塚

卷之三

藝文上

記傳

奏疏

募引

詳呈

誌銘

祭文

卷之四

藝文下

序

箴

賦

詩歌

詞

續藝文

辯  
詩賦歌

# 馬邑縣誌卷之三

## 藝文誌

舊誌曰文以貫道彰往而詔來者也馬邑又藝屢經兵燹僅存什一於千百或者爲傳記或形爲詩歌雖言人人殊要皆茹英吐華一本於道中文藝無足取者不錄舊史氏曰藝文之誌諸誌皆有之非獨侈揆藻爲工也凡以關乎民生政事風俗人物者雖遭世不侔所見互異而惟留心經濟之君子爲能因時補救然後載之傳記發爲吟咏盛衰之故理亂之源俾千百世下流連篇章而得之感慨興起志所由以有功也邑誌舊有藝文雖爲什不多然率出名公大人之筆用以繼往開來何乃至於甲辰年後當事者并一切刪去

文獻無徵誰孰其咎耶考求故畧乃錄梓之其舊所未備者亦以次搜入

## 碑記

### 修馬邑縣學記

王從鼎 僉事

皇明大一統郡縣備設學校以道德淑人心秦漢唐宋以來未有盛於今日也凡有官

守者以崇文教飭祀典隆廟貌爲知所先而不忘道之所自否則君子不錄焉邑學興創無可考前人之爲何其苟簡而所以處吾夫子何其薄哉正殿聖賢神靈所棲制宜宏敞今止三間而風雨不蔽餘皆歲久故構摧落頽垣敗壁幾爲草莽之鄉過者瞻之孰知夫子宮牆之所在也我新河陳公寬以憲副按察冀北適蒞茲邑謁夫子廟喟然嘆曰吾夫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同運一廟之崇卑在夫子固不足以爲損益但教化之地古今同仰鄙儒俗吏不知所先乃爲夫子吝財若是乎隘且陋也因召宰邑者咎之答曰四里小邑彫瘵久矣烏能舉大役屢曾申請上司不曰仍舊貫則曰俟歲豐登不曰工費浩則曰事非急務非令罪也因按縣藏果無餘積適有犯侵察院舊趾者悉復之而以東南一區對民間趾以闢學門大路又措置銀二百餘兩委典史張信召工飭材以司出納增正殿二間而新其塑像隆其雕飾餘悉撤其舊而新之曰明倫堂戟門曰櫺星門曰庖曰廩各爲間者三曰號舍爲間者十四殿廡之上黝堊丹漆煥然維新堂門以下皆中矩度經始於弘治辛酉三月落成於十月知縣張文燧教諭唐盛訓導杜森與諸生謀曰邊方小邑學校久廢今輪奐一新而士氣倍增儒風不振大爲茲邑

之光足役也鳥可不書諸石以昭示永永因具始末狀求予記予謂有天地則有吾道有吾道則知有夫子大而三綱五常小至一事一物道無不在吾夫子揭道之的以詔萬世微夫子孰知爲臣而忠爲子而孝乎我陳公以儒起家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權僉事副使所至聲迹赫然皆由夫子之道而顯也茲學之修其知所先而不忘所目者歟昔李鄴侯新處州孔子廟韓昌黎稱之曰鄴侯尙文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今馬邑之功何愧於處州惜無昌黎之文以揄揚之如予之蠹淺鳥足以當紀載之任聊以塞二三子之求耳然陳公之功亦非予文所能盡也是爲記

修馬邑縣城記

張克忠教諭

馬邑城巔末沿革見諸前誌然形勢雖雄不過屹然土墉而已以之屈羣醜捍強敵非所宜也時隆慶六年巡撫大同地方劉公應箕按宣大史劉公良弼因款責雖講猶懼內憂乃協謀貝疏上請凡應山懷馬悉請磚之蓋欲爲未雨綢繆之謀以奠國家無疆之基也於時上允其奏財發於帑工出於兵以厥任責成於知縣事岳汴守備時爾直比三年之內務覘成效二公夙夜勤勞罔敢暇逸公賞罰以勸工匠均勞逸以平役使

不二載而大功告成紀其時經隆慶六年暮春之朔落成於萬曆元年中秋之望夫厥功既成乃要其支費括其出納度其規模以紀其盛大牆敵臺所以雄保障也周圍共六百四十丈高三丈甕城二座所以樹重關也周圍共六十丈各高三丈四尺女牆一圍所以捍矢石也通長高四丈月城二座所以聯抱掩也周圍共五十丈高二丈東西二門如制三重縵以鉄葉固以鋼釘鏗乎其堅也東西起大樓二座四面鋪樓各三座四角敵樓一座危乎其崇也城之基奠之以石共用石條四千五百丈石之上積之以磚共用磚三百五十六萬四千個聯磚石而一之者灰也共用灰一萬八千四十五石造磚石而成之者夫也共用軍民夫匠七百餘名夫役非糧則疲共食口糧四百八十石四斗七升工匠非賞則惰共用工價銀四百四十兩八錢四分鹽菜所以佐食也共用鹽菜銀五百五十二兩九錢石炭所以煉坯也共用工價銀二千五十三兩二錢夫出納明則支費足支費足則規模定此大功之成所以有可紀也嗚呼是工也匪才則孰與治匪關則孰與成吾岳時二公有能爲之才而又適撫按二公倡可成之機才與機宜而治與成會此邊城之固足以爲天下托而二載之勞有以爲萬世之利

也久安長治之道端有賴於此矣是爲記

新建唐鄂國尉遲廟記

自昔豪傑之生鍾天地剛大磅礴之氣豈特揚曜吐精樹勳業於當時已哉雖其歿也而是氣流通於天地間與日星並明與陰陽並運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每有感觸輒形諸夢兆若桴鼓影響然嗚呼烈哉予昔閱唐書嘗壯尉遲恭之爲人嘆其真豪傑士非特將畧之雄也每讀其傳歛襟起敬久之而公則朔產也嘉靜丙寅歲予奉命按治宜雲夏四月巡歷至馬邑一夕夢金甲神英姿環侍直立馬上馬蹀躞右龍金戈翠旗導從前後謁予若其所訴者予覺大驚異其事翌日出至龍泉寺見唐鄂國公遺像在焉叩其所自邑尹吳子進曰鄂國舊有祠去此僅二里許熟於燹火有年矣棟宇灰燼惟神與馬巋然獨存居民不狎於棲神之無所權奉於此以存尸祝遂卽其遺趾觀焉草莽丘墟陞言懷感予曰異哉向夕予夢金甲之神非與祠前有金龍池卽桑乾河源也清漂澄澈嚴冬不凝邑尹復進曰舊傳池有龍時化爲馬一麗一黃人莫敢御唯鄂國驍勇絕倫能跨而制之予又曰異哉予向夢金甲之龍駒非與夫鄂國輔唐昌運



其所樹立固雄爲不常而臨陣決勝指麾馳驟無能當之者蓋得於馬力居多然則馬之爲龍昭昭也乃千有餘載予夢中歷歷見之一何奇哉於是諸武士踞而言曰惟我鄂公生此朔方靈憑於茲凡軍旅所向咸有陰助吾人藉神威久矣廟貌不稱何以振揚士氣乎於是諸耆民踞而言曰惟我鄂公併轡茲土民有寧宇歲時禱祀應靡弗預患爲之馭而災爲之禦吾人蒙庇久矣祀典不修何以慰愜人心乎予曰踐哉夫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兼焉矧赫厥靈於夢寐是精之冀也民之望也而亦觀風者之責也盍祀哉盍祀哉乃語冀北分守范君暨邑尹謀新之乃爲正祠三間蓋如也爲左右廊房六間耳房六間櫺如也爲二門三間大門三間翼如也圍以堊墻周六十四丈一尺有奇曠如也哉如也地仍於舊紀芳觸也費出於公杜私擾也經始於去秋七月十日落成於今春三月念日周綜理也復買近地一頃以給守祠之役圖久遠也聲以鐘鼓樹以千旌俾民耳目有觀聽也祠宇旣成廟貌攸妥瓣香瞻拜宛若夢中見者於是士氣奮揚人心孚悅適范君擢口北分巡周君以山西督學來代暨吳尹復言予曰鄂國見夢於公豈惟其祠祀是崇哉亦將賴公文以垂不朽予曰有是哉願

予安能文之雖然公之勛業載在青史者則不可不勸諸貞珉以告於世予謹按史稽首言曰嗟嗟鄂國其真古豪傑士哉方其崛起兜鍪中遭際英主乘時奮翥嘗先登陷陣擐甲而擒世充攘臂而平黑闥擐旗而降建德奪槊而墜雄信一時智勇如衛公褒公皆自謂莫及則公勳烈豈不巍然出諸將之上哉然世人皆知公雄勇冠軍至論公人品世未必盡知也予嘗究公爲人大類關雲長云赤虬飄颻卽髯絕倫逸羣也所向披靡羣雄膽落卽羽威震敵國也躍馬突陣而脫秦王其視解圍古城者無愧也擒王琬禹人中叢刺莫傷其視馳刺顏良者何慙也羽於昭烈投以肝膽公事太宗據以赤心尋相之誘不去建元之賄不入其精忠大節相符契也羽乘赤兔公得驪駒類皆龍種蓋天所默贊以弼成雄奇卓絕之蹟者又相膺合也雖羽不幸歿國事公幸而興唐其大部實等埒焉然此特論公人品耳至其心術之微世又未必盡知也是故席次憤毆人謂公爲非禮不知公忠義不容姦邪乃其天性視誤國之許敬宗懷奸之徐世勳不啻犬豕肯甘與爲伍哉富不易妻人謂公守己介特不知公因是悟主使當時知此義則才人不選貞觀無養虎之愆昭儀不立永徽無牝雞之患又安致顯慶以後紛紛

哉。噫！此公處心積慮之微，世莫能知者。予叙公勳業，因白其心如此。俾後爲將者，知先立根本，毋徒視勇畧爲也。嗚呼！方今邊鄙多警，安得如公者坐鎮帥圍叱咤風雲，使敵人不敢南牧以抒當寧西顧之憂哉！予聞朔俗好勝負，氣慷慨磊落，士多生其地，庸知不有繼公而出者哉！文信國曰：歿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今廟貌赫奕，人心敬仰，又庸人庚戌進士周君諱斯盛、陝西寧州人癸丑進士吳子諱國貢、登州府人貢士於茲，譚義殫力克襄成事，例得書云。

重修唐鄂國公廟記

王一鳴 知縣

馬邑城西北十里許，舊有唐鄂國公廟，創造罔稽，何時重修於弘治辛亥歲，有碑文可徵。按公姓尉遲，字敬德，諡忠武，族居鄆陽，避猶以勇稱，辭婚以義，聞除亂輔德以忠貞著，尚宜凌煙昭一代之名。馬邑享百世之祀者，泊嘉靖辛丑歲兵燹之後，殿宇神像焚毀，幾於丘墟。迺今戊申歲春，欽差鎮守總戎周公築長城萬里，修廣廈千間，大庇塞士，因武事之少寧，乘農工之未作，捐俸集財，量功命日，遣旗牌官劉勳回本城守備王貫

董其役督千戶陳國謀趨其事且倡邑士及鄰境文紳武弁富者助以財貧者効以力  
暨本職率典史孟傑謀諸儒學教諭李善訓導苟廉亦各贊襄於其間踰月苟完再月  
苟美正殿三間鄂公居之兩廊六間副將居之左右房六間以供春秋之祀內外門二  
像以嚴出入之防甬道周旋以便行禮垣墉繚繞以蔽窺裝煥然廟宇之一新儼然神  
座之兼備碧水帶環於前後青山屏列於左右天草鋪茵喬林設幕對景可以樂天眞  
閒鷗浮藻遊魚穿蒲觀物可以形自得向日景物荒涼之區遂成登臨佳勝之地矣夫  
工不成於成之日必有所由起事不樂於樂之時亦必有所由兆卽今天子端穆穆之  
容大臣廣休休之度軍門隆韓范之譽元戎擅頗牧之威烽烟不警於邊隅黎元樂業  
於畎畝道路乏間諜之往來晝夜無萑苻之驚懼周公之力居多所以有落成之美也  
昔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匪直爲衛君告所以爲世道  
惜今而襲英雄之威望際世道之昇平報往昔之功勳舉廢墜之典禮予何幸而見俎  
豆之敦崇而不見軍旅之擾攘夫不見軍旅之擾攘周公匿武之功而見俎豆之敦崇  
周公觀文之力邊陲自此中原可知固可以慶幸太平樂舉祀事不然奔走禦侮之不

暇吾輩得以優遊此境乎嗚呼若周公者畫策護民而安九邊之赤子盡心報國而鞏萬載之皇圖其勇我忠貞視鄂公諒不多讓則夫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也績繼凌煙祀享世廟不<sub>一</sub>而待歟不可立而待歟茲我輩所以樂觀厥成而欲銘功於不朽也遂演以爲記

重修唐鄂國公廟記

孟周同知

桑乾冀北名川也發源龍池遡地會西山之脉撼洪濤之根通天池之絡放桑乾之瀾瀟瀟淵淵洞洞汨汨眞魚龍居也志載池內獲馬之異及閱宋濂應制撰鬼羅國獻白龍馬記述於志載符節相合迺知天啟明良川澤効靈非常也非誕也朔人尉遲敬德獲之屢收戰績土人寄其神也築廟池側及我太祖出三百神錄入祀典弘治間巡按侯公一恢拓矣歲久風雨震凌將爲漁牧地矣嘉靖甲申夏侍御寧夏王公按朔道謁將軍真在此哉久而噴蹟謂少參王公僉憲田公曰忍是廢哉國家昭忠勸義之典可廢耶職祀典者卽是而可占矣復謂守朔太監閻公曰君寄心腹此典祖宗有天下首意也計果偕此不其克寄耶閻亟唯之明日鳩工運材樹頽易腐補弊繪落不踰夏於

侯有光矣第見礎繡枕龍壩之勝飛甍跨馮夷之宮洪濤納翠舒卷煙霞海日朝紅浮  
沉金碧襟明月蘆花之渚掖青蓮碧水之禪清泉萬寶鏡撒輪旋池影星旗通吞蛟吐  
草煙點白鷺之幽柳衝浸琉璃之冷儲是清奇物有不異廟有不神人有不景哉昔朱  
文公爲浙東常平使按黃巖首表溫節徐先生墓朱伯賢嘉其勳風化也王公當人心  
震懾之際倉卒而倡此舉聞樂施已有夙夜祇承駿圖上答高廟駕馭豪傑之意下慰  
九泉忠義之望中作陞陴歆羨奮勵之氣不刑賞而風勸能心文公心矣然不請而令  
出役舉而人趨水村野廟動多繡之物色頽垣破廈煥丹雘之層光綠忠義之在人心  
千古不壞故翁應一機耳宋儒謂神不神於神神於人心之誠此類耳或以武人目之  
不知公之武根於義盡於忠觀解衣出瘕許婚面違可謂侃侃丈夫矣故諡曰忠武將  
軍名姓垂凌煙勳業悉許敬宗應制之碑文厚葬陪昭陵其廟貌迭新殆與水光山色  
爭明於無窮矣廟西五里周之別業也少嘗藏修於是休日徜徉於是目其廢也特起  
玄都之慨感其興也遂忘讀貂之陋以塞請

重建鄂國祠碑記

嚴從簡給事中

馬邑之西北十里許有鄂國公祠故唐尉遲敬德所血食也其南卽爲金龍池界迫窮廬邊警匪測祠之蕩於兵燹也有年矣歲丙寅柱史蒙翁近野奉命按治茲鎮政成令洽百廢咸秩迺以其餘力聿新厥祠蓋鄂公朔產邦人仰止如淮陰之廟韓信解州之廟關羽所以崇遐勳倡雄氣而於邊壤爲尤要焉先是近翁涖馬邑一夕夢金甲神來謁英氣凜凜直立馬上馬遵如龍歷可紀莫知何祥惟謹秘之翼日聞金龍之池卽桑乾河源也因達觀焉得祠遺址荒烟宿草方爲太息縣令吳進曰此池後魏以來相傳有二龍時化爲馬一驪一黃天陰輒出人間牝馬遇之生駒神俊或有角若鹿茸然未有象之者鄂國生而驍勇思收爲騎每潛伺池傍果有神駒遊焉卽飛跨其上駒欲入池鄂國力制驅迴嗣是出入兵革多藉其力後人因建祠於茲蓋謂天以授公存歿所憑也近翁悟曰異哉昨宵之兆豈鄂國以冥棲無據乘龍而告我乎且其豐功偉誼足表朔方祠非淫瀆久圯不葺政媿幽格其何以鼓舞士氣乎乃命縣令聚材鳩工邑中子來煥焉美完予適以使至雲中近翁爲道其詳屬予記之予讀唐史見唐太宗之於鄂國惟以一言作合曰大丈夫意氣相期嘗深味斯語謂豈特一時君臣之會爲爾哉

凡我志士達人雖曠百世且有相感者亦惟此意氣耳蓋氣在天地浩然流行其鍾於人也或爲忠節或爲政事或爲武績或爲文章雖樹立不同同於至大至剛之發越焉不以生有不以死亡不以古有不以今無固有通千載爲一息者是故孔子見周公於几席其經綸康泰之氣通也陶潛見羲皇於北窗其淡泊真純之氣通也今夫鄂國從太宗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戰既高出諸將上然方其初附唐幕大分未定不隨尋相等叛去而傾心太宗及建成元吉誘以金銀一車不爲動太宗有心如山嶽之許忠節武績鄂國之表見於昔者何剛大也近翁學冠天人才宏輔弼由進士拜大行采風四方燭乎不辱今驄馬行邊以春陽惠民以秋霜摧奸以時雨造士以明鑑肅僚則文章政事近翁之顯燦於今者何剛大也且鄂國固北隅名將旣佐武德之勳及於貞觀弼成太平善政能以富不易妻辭尙帝女晚年自戕不通賓客克保令終尤文士知幾之所不及是又非鄂國之所以俯俟不惑者耶近翁固南海名儒立朝正色風節獨擊繡斧攸屆揆文奮武寓折衝於樽俎誠可謂壯猷允武是又非近翁之所以仰契不謬者耶意氣夙浹精神默孚夢寐之見亦豈偶哉且龍馬之說明證志冊固可規乾陽之



氣變化不拘而鄂國收之雖不史載然稱鄂國嘗以單騎蹈萬軍中叢刺莫傷雄信之圍太宗幾陷鄂國躍馬大呼翼之出使其乘非龍種烏能若是捷足故人傳當爲不誣况祭法所載像奉爲宜非特安鄂國之靈亦以秩正殷禮教人有勇知方也自今伊始香火駢嚴芳芬暢達觸處洋洋將使星輝狐嶺月朗鳳山其公委身英主之明見歟浪翻威海風鼓滄河其公決策秦府之雄斷歟雷轟雁塞虎嘯榆林其公三奪利稍之叱咤歟氛消恒嶽烽息白登其公翌贊皇靈之玄威歟頗牧踵生韓劉輩出其公式穀後進之毓秀歟鄂國之氣瀰漫宇宙形著於西北而寄寓於一祠非鄂國之精爽不能妙感通於異代非近翁之卓越不能起積毀於煙莽其奇跡宏制皆可述也予故特闡其微以昭後人尙珍重厥祀時加敬護共培浩然者使龍驤之士應運名世以不負近翁相期無窮之意氣云

建金龍池捲棚記

王日新知縣

萬歷癸巳之正月余奉命馬邑未就道時有客燕臺者謂余曰馬邑於古爲賓州治之乾方十里許有池名金龍舊傳二龍出化爲馬馬以龍故騰驤莫能制尉遲敬德氏

跨之崛起山後爲李唐名將譚雲中勝蹟必首稱焉比蒞任前大參汴京周公過金龍  
余往候之計時尙早因先謁尉遲公廟廟兩廊多繪事肖尉遲公像於其中凜凜有生  
氣當時單鞭奪矜之威可得於想像間出遂徒步行小憩於今金龍池則見烟柳垂金  
春波漾玉恍若西湖激灑殊不似邊地春暮猶苦寒也凭欄矚池中水清澈可鑑眉睫  
池水東流稍折而南約二射卽產龍馬處深莫得其底池上有寺寺四圍皆水環繞之  
因額曰水圍西畔有公署堂阿門塾稍深邃乃寺之前止敞廳三楹基址隘不能避風  
兩諸使者行部至多臨流具壺觴以暢幽懷預期必構棚棚用布彩嘗以時促不能具  
居民供應頗苦之一日父老謂余曰安得建捲棚三楹則一勞永逸也願余以初至轍  
興土木又民苦貧村木瓦甕惟艱未敢議迨今歲春三月侍御林公至有期諸公署當  
重葺池之廳有圯狀時示寂僧名圓行者頗持戒爲邑之人重有曰募萬人緣修舍利  
院尙餘金若干余聞而喜曰東天卽西天之佛也此獨非舍利處乎迺以其意白之少  
參盛公遂易房三楹撤而連之池之上爲建捲棚計因以葺池之廳費頗饒不足則又  
益以公帑之羨命丞廣武驛張子介與住持僧明月督其事甫旬日棚翼然煥然而廳

前有欄後有屏兩傍有櫺窗昔之隘且陋不復同矣或曰王子侈遊觀乎余曰案牘勞  
午催科無暇日安能杯酒流連光景也然則王子其先憂後樂者與余曰榜腐之材謬  
典疲邑土瘠而賦重民貧而役繁且也路當三晉之衝冠蓋時或相望受事以來日夜  
焦勞頭上髮星星白乃若所憂誠有之樂則吾不知也僧明月以欄成富有記紀歲月  
余因次前說以爲之記

新增重修鄂國公廟記

西北去馬邑郭之十里其山曰洪濤蜿蜒蒼翠如列屏山之陽爲司馬泊舊有地挾黃  
道泉東南流卽桑乾之源也產龍馬尉遲敬德氏得之佐李唐百戰而有天下後因其  
地建廟在池之右邑有司歲時奉祀惟謹迺時久風雨震憾棟幹摧撓遇上官按部每  
展謁類伏拜草莽中噫其何以風後人余今歲春欲捐俸庀材鼎新廟貌而守戎鄭君  
愆慮之議遂決諸簪紳與四民之向義者亦各樂於輸貲以襄茲舉因屬儀賓李宦董  
其事甫三越月堂宇門廡煥然改觀又於正殿之東創禪房一區命僧元錦居之以旦  
晚供奉香火蓋公無詘私無擾而厥功成焉礪石紀事不可無文以詔來者余惟公朔

產也讀唐史想見其爲人慷慨沉毅磊磊賢豪間叱叱而風雲集指顧而疆宇駭蓋人無敢櫻其鋒者泊晉陽首義公從文皇擒黑闥戮蕭銑走建德降王世克摧堅破銳買勇先登一時天策諸將無不人人推轂公鴻猷駿閣超軼當世而流風餘韻傳播千古所繇食我 國家之報於無窮也寔固我公粉楡之邦廟食之區邊塞寧謐士庶帖安孰非公之英風靈赫陰爲之福庇矣乎夫當世矯箭控弦之士非之也高牙大纛橫戈而談司馬法者又未嘗不如林如彪也儻有如公其人者起而制閫專征戢氛寧圍出死力爲縣官擊賊則聖天子何至匱宵旰拊髀思頗牧嗚呼公往矣公不獨虎臣冠卽其賜金同榻尙主辭婚君臣夫婦之大誼行且與天壤共炳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矣所稱毅然大丈夫者非耶公產於朔而祀於寔祀於寔而廟在池之後者何後人卽龍馬事以神公也神公者亦因以風後之人也此作廟意也余遂不辭謗陋以記之

新三龍王廟記

焦昇邑進士

馬邑龍池之澗有三龍神祠能興雲致雨弭風霰水旱之災演地毛以資民用人共神

之久矣稽之縣誌以爲拓跋公主飲池水生三男次者能伏桑乾之龍舊廟尙有龍俯伏之壯及其母子儀像繪於壁間神之大概可想也漢史名大會處爲龍城在上谷郡北遼應歷四年新厥廟今斷碑猶載神名拓跋廟號桑乾然未有王號也保大三年金吞遼兵燹廟廢天會十三年縣令程舜卿勸民重修亦曰桑乾神云爾猶未有王號也其曰廣濟王曰溥濟王曰洪濟王北元之制也元大德三年詔加封廣濟王爲協應廣濟王溥濟王爲孚應溥濟王獨洪濟所加不傳蓋闕典也故有龍震帝闕討祭之說相傳抵今不然三王之號加封之詔夫豈無故而頒哉所以廟貌衣冠盡肖王者龍之有王自元始也迨我皇明制作之初雖革嶽瀆淫封各稱本號而此則相沿如昔似亦無害於義者故事縣令春秋祀以少牢旱則禱災則祈每每應驗如響其有功於斯民甚大正德間巡撫謝公以爲淫祠而革官祭邇來風旱冰雹時作民多困徙者老李翥致仕官郝澄省祭官李天祐輩倡衆招貲更新廟貌而共享賽之亦周禮荒政索鬼神之一端也廟成請載其事於石以垂永永余爲惟池乃桑乾之源桑乾實龍池之委遂莫可測遙莫可臆固宜宅龍爲水之靈有王爲龍之宗雖其雲行雨施造化至公而神之

福禍一方焉可誣也記曰龍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則此祀未可爲淫也噫未可爲淫而從俗以祀要亦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而以淺起之者云胡不記

鄂廟感夢記

吳亮御史

大同爲普轄而校士乃屬宣大往歲普闡簾官偶絀大同士無解額余力主復舊制簾內外辟三人焉按部至大同則郡庠鄉賢多缺檄府議最著者合祀以光大典鄂國公故鄴陽人專祠馬邑府議入祀尙持兩端余謂世民雖有慚德鄂國委身盡忠且於邊地有保障功祀之可此八月初旬事也比入闈分校憲幕楊君閱卷時恍見尉遲恭蒞簾內問其意欲中大同人已而放榜獲雋者果二詫以爲奇太守高君諱第者謂余追崇鄉哲作興人材意甚拳切神之格思凡以云報也余烏敢當乃其顯靈默相時與事會亦足徵神之如在吾人一動念間靡不陟降上下不可不慎因爲文祭之復紀其事以誌異云

補修鄂廟神馬記

王日新

余蒞任甫浹旬吏請備牲醴祀鄂公循故典也是夜余夢有馬露處大有悲鳴不堪狀夢既覺悚而異之且有事於廟見鄂公遺像凜凜如生惟神馬控立之所楹簷崩頽風雨不蔽馬右斷其脊裂其首缺其足者宛然夢中境也於是命匠增修煥然一新蓋鄂公汗馬之勞追風逐電所向無敵固其勇畧絕人亦豈非神馬之力哉新之者所以安神之靈而存馬之跡以不沒金龍池一段佳話云

重建漢壽亭侯廟記

霍 鏜 邑人

縣治東門內數十武故有關聖廟一楹附贅南北通衢中一面東向當門之衝冠蓋輿馬自東而來者人門則與廟貌相對不能避抗然倨侮逼走神趾下始折而南北非其人之敢卽於抗而相與倨侮也廟處孔道無屏數勢不能舍此而他適曷足怪焉且也塵囂湫隘市兒賈豎皆得喧填雜沓其中恬不知畏以神明威赫赫而令規制狹小冥頑嫫慢至此其奚以妥靈爽而昭奏格歲戍戍邑人符登科劉雲鵬程希曾徐經盧官思恢拓而崇大之謀諸邑官長士庶相與輸金市廟後民房一區以僧真金董其役庀材鳩工擇吉肇建經始於萬曆二十六年之夏四月至二十八年之冬十月落成焉而

後乃今正殿三楹壯麗爽塏擴如也圍以兩廊繚繞縈隩翼如也爲門三楹通其中置甬道分左右之半住僧以奉香火殖如也門外樹榭視原坊夾道而峙者高闊有加煥如也迺如也雖當城門之衝猶故哉然較疇昔歸然資通衢中爲居者行者得慢不倅彼時圖刻石紀其事會有他故不果歲月既久風雨摧殘丹青剝落邑庠生段世勳等捐資增飾不數月而竣事丹堊金碧煥然一新時天啟五年冬十有一月也邑人徐漸明承父經志以圖不朽於是始屬愚文結前局愚惟神之精忠大節業已昭垂宇宙無庸浮喙惟是開闢以來神聖豪傑非不問世挺生然有當年烜赫後世則否中國尊崇外番則否學士大夫稱頌顯蒙頑梗則否王公縉紳祇奉輿台廝隸則否孰有英靈昭察合今古中外賢愚貴賤之人心欽仰傾慕不謀而同至今讀漢史傳至破強敵威震諸夏則人人懽呼稱快及其以身殉國資志而終則又人人悲憤唏噓不知涕之無從也如神之感動人心淪浹洋溢至此極者竊嘗深維其故矣炎祚將灰羣雄角逐材人策士苟且就功名不復知有共主獨神矢心漢室歷始終生死不渝其節蓋其精誠結聚可以塞天地凌日月貫金石凡有血氣心知冥感靈應千載之下欽仰傾慕不謀而



同至誠動物理固然歟埋固然歟然則今茲廟宇創建增修後先同志亦精誠流貫於人心不能自己者耳嗟乎百代之人心可通三分之事業未竟豈非神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者天耶上下古今疇能不興起感慨將有歷萬世而合符者矣是烏可無記

新建桑乾河永濟橋記

霍之瑄 邑人

歲十一月徒杠或十二月輿梁成固王政之所必講者然而屢廢屢興行者病而居者亦病矣勢曷能以永濟昔邑桑乾河發源於城西北黃道泉金龍池合喇河口諸水遶城之西南而東直達蘆溝蓋以源流泓深噴薄澎湃其勢建瓴而下每夏秋水漲之際一望怒濤驚天奔雷殷地此洪濤山之所以名也但夏秋水漲不常可以拳裳而渡惟初冬以及方春塞上風霜凜冽倍甚凡西成之所穫束作之所需靡不大車負載亂流而涉水擁沙陷人畜俱徘徊中流甫登彼岸而已墮指裂膚矣舊城西有一橋例應官司督修歲修歲壞徒費民間物力且可以通行人而不可以負重載與無橋等待封張公目擊茲苦輒欲慈航普濟捐貲擬修同善士徐曰立等廣爲募化得木長一丈一尺闊一尺者五十二根爲柱入水五尺上豎以梁梁長二丈闊一尺共二十四根梁上橫

鋪以木長一丈二尺闊六寸共五百一十四根爲橋於城之西南隅橋成長二十四丈闊一丈二尺重載往來馳驅如履平地矣又建河神廟一楹于橋岸廟旁別建禪房二楹爲收貯橋木之所募僧守之而問記於余余以爲吾邑之風氣洪濤登峙於後雁門拱翠於前匯龍池黃道諸泉而成河兩山并落一水中分未必非鍾靈毓秀之區也但萬丈驚濤聳來乾脈自西而南而東直瀉千里雖儲之有本而洩之不幾太盡乎幸城東有杜家樓文筆峰俯嚀河水可以稍砥頽波而中流得此一橋如長虹飲澗重重關鎖風氣不更爲融聚哉是舉也不動官帑不費民力橋可永濟而無壞且又有關於吾邑之風氣誠足記也張公諱志詠號樂天邑庠生爲癸卯孝廉諱浩公之父徐諱自立號養吾石諱介俱本縣人具官師姓諱并捐資助工者例勒於碑陰

韞齋霍公茫縣生祠碑記

海曲李胤彥

康熙十有四年范邑侯霍公奉旨以中行評博用邑人沐候之化佩候之德釀金建生祠於舊縣治之旁貞候德政於石適余承乏來署庠篆因而徵言於余余則何能言雖然竊聞之矣夫德政碑至今日泮矣官而遷則碑遷而得美秩則愈碑官遷而其人好

爲名高也又不敢不碑反是者例不得碑夫因碑以官不碑以人其實固不可問是不能不爲侯辨也先是范經兵燹蓬蒿滿目幾無入烟侯至則多方招徠墾闢相繼定以三年起科之例官吏不擾鄰民入境者踵相接也邑自土寇蜂起後鼠偷勢難革面侯則嚴律令滌煩文犯者必治以法因是皆胆寒化爲良民幾於不閉戶不拾遺侯見事明決不苟察有質者率朝投牒暮輒得是非去無拖逗無罰緩公庭寂如也所尤難者范雖以縣名而城垣頽敗日久基址纔可辨識侯下車則與邑人謀率皆諛於力侯毅然捐貲六百餘金不坐乘不張蓋櫛風沐雨經營指顧不兩越月而城成役民每夫纔五日也歲乙卯以滇黔之變郡縣例轉輸草豆供大師人心苦煩擾侯乃捐已贖心力辦之事已集而范人不知也至若纂邑乘以垂法戒修學宮以動仰止優士紳以隆敦澤賑卹起溝中之瘠虔禱感靈雨之零又美不勝書者雖然此其略也侯大約性淡樸深沉廉靜坦易遇事敢爲而不矜名不騁氣以故蒞范七年來率皆以實心任實政蓋得之涵養者裕也茲入其境向之汗菜者今芊芊被野矣向之不聊生者今歌樂郊矣向之轉徙靡定者今安土重遷矣然侯則殫志竭慮心血爲枯以健偉強幹之軀而

今且髯鬢蒼蒼霜雪強半也余寓范僅旬日習見范人士爲余言吾范故凋殘已極得  
侯來氣民大甦今遷矣嗣後蒞茲土者稍能繼武范元氣可復也語畢輒歎歔色動噫  
有君如此固宜膺不次之擢爲海內治行勸且范人之瞻依召杜者莫不切切若怙恃  
而乃遷耶且僅以中行評博遷耶然以今日有司之累文法之嚴循資按序陞轉之不  
易而侯獨以脫然去行將爲朝廷柱石霖雨億兆皆由此發軔則又烏得謂非天相吉  
人哉且福及范人與福及天下皆若范之佩德沐化而贈依召杜其廣狹何如哉邑人  
欲爲是舉也侯立止之蓋實盛德日下之心亦深疾夫近日德政碑之濫然而莫能止  
也余實不文而重違范人意且自慰此碑之無溢詞而操觚者之不失於誤於是乎不  
能不言也侯姓霍氏諱之瑄字蒼壁山西大同府馬邑縣人爲直隸學院萬歷丙辰科  
進士霍公諱鏐之長孫由戊戌己亥科進士初授廣西柳州府推官後因缺改補蒞  
范云

按李公撰此碑文時方以孝廉爲臨清州學正署范縣教諭其後丙辰奪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兼禮部  
侍郎提督直隸學正爰賜祭葬云

### 重修文昌祠碑記

張 浩邑人孝廉

文昌有祠普天同之以爲司文衡察善惡神之德也故祠之今天乾道不言而五顯四

時布日月星辰之燦陳風雲雨露之煥發豈非文之麗于天者耶坤德無爲而萬山峙百川流九垓八極之通道水火土石之錯出豈非文之彰于地者耶孰主宰是孰綱維是非帝君乎寧僅文衡善惡之司察已耶若其列宿則與奎璧聯輝而爲盛世佑文明之治所謂司察者亦以其象之顯而可憑者言耳况其文運代有明徵凡士之託於其籍者莫不戴之爲宗主祀之又烏容已耶邑舊有文昌閣在城頭東南隅地處峻極瞻拜維艱順治八年辛卯始改建于縣治之西密邇文廟宜爲神棲祀甫延而科第連綿人文蔚起一時士氣文風翕然丕變人以爲神之默佑使然今經三十餘載歲月既久風雨傾圯廟貌旣已非昔而士之克自振興見于鄉會兩闈者遂亦寥寥無聞焉然則是祠也非與邑之文連爲盛衰與時則有邑庠田生諱喜灑霍生諱炯等覩殿壁之傾頽歎風氣之未振愍焉憂之于是廣募于衆量力捐貲庀材鳩工傾者扶之缺者補之樸斲旣勤丹雘隨施俾頽傾之地煥然改觀而二生督率匠作蚤夜維勤工將告成欲勒石以誌顯末而囑余爲言余曰勒石以記功也今以數十年之傾圮頓爾重新非有功于茲祠者哉可以記矣况建祠之始原無碑記亦缺典也因補記之今而後邑士子

爭自琢磨力振頽風將見發而爲文奪川岳之精吐煙霞之秀可以昭回雲漢黼黻太  
乎庶不負維新之意也夫

重修文昌祠碑記

秦 擴知縣曲周人

康熙庚辰余承乏宰賓州夏六月抵任越次日謁文昌祠觀其基址墻垣以及殿庭廊  
廡規模煥然蓋舊廟重新者詢諸父老攷之載籍知是詞之建始于順治初年賓州雖  
處邊塞而士子頗知崇文教故自城頭改建於此歷今數十載自田子喜靈霍子炯諸  
士募修而後未之葺理墻垣傾圯基址窪陷非苑囿也而烏獸已入其中非池沼也而  
波流常淤其內比年以來饑饉薦臻賦役繁重邑之人誰復過而問焉而文風亦爲之  
不振矣識者傷之歲丙子定陽董公諱命者司鐸是邑興文教鼓士氣其素志也觀此  
而感慨久之至戊寅之冬慨捐己貲擇吉興工命諸生霍子之璉田子喜靈張子璋張  
子之祥相與督理其事版築以俾傾圯者峻聳壘砌以令窪陷者高阜而且增建東西  
廊廡棧櫓門無不鼎新煌煌盛舉踰年而成猗歟董公若非篤志力行之君子亦豈  
能于寒氍冷席中慷慨而興修明之思哉通庠士子莫不歡躍鼓舞而欲誌公之功于

不朽爰伐石而請序于余余謝之曰雲漢之章不借絲于野繭是舉也有碑於教化文風者不淺其必蒐擷琳瑯然後可以昭來繼往余不敏弗嫻於文而衆請者至再余乃不忍固辭轉思是碑之刊將使後之覽者稽其時知何代之隆也攷其人知何氏之彥也感慨興起教化文風均攸賴之焉用文遂操筆而直述其事如此其改建茲祠之初議立香火供給地七十畝懼其久而湮也並書其坐落四至于碑之陰

奏疏

重鎮軍民交困疏

霍 鏐 御史邑人

題爲重鎮軍民交困邊方隱患堪憂謹據最確之見聞以揆必窮之時勢懇乞聖明速敕士氣以壯國威急教民生以固邦本事臣惟今天下大勢無一而不可爲深長慮也九邊精銳抽調已空四海膏脂轉輸欲竭力寓之神氣元氣所留幾何而且東征西討苦戰鬪之不休左支右吾嘆搜括之無術中外焦思蒿目不啻拯溺救焚獨是宣大山西二鎮邊陲解嚴者垂五十年廟堂之上將謂可恃無恐姑置此二鎮於度外無庸過慮乎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臣以塞下書生六年縣令蒙皇上拔置西臺之末候補請

假道出宣雲經過衛所郡邑所在行伍單虛閭閻蕭索視臣筮仕之歲曾未幾何而時事又已非矣惟時軍餉缺者三月撫賞懸者七年祖宗數百年疆土邊方數十萬生靈生死安危判於呼吸按臣疾呼求濟燃眉而司農迄無以應也一時人情洶懼各廢其業宗戚士庶廢箸南徙者肩背相望幸賴當事諸臣文武將吏矢心戮力百計支持不知費多少講折擔多少利害而款局始結邊臣勞苦功高朝廷當有不次之擢以示鼓舞無容臣贅言矣獨計一款而遂足長恃從茲庚癸可以任呼痛療可以罔念乎哉不知邊鎮自款市以來數十年間民生雖幸免鋒鏑然而嘗時識者有隱憂焉則以人情狃於晏安恃款忘備因循漸積虛內事外之套數既一成而難移外寧內憂之情形慮不動於耳目由是軍日益弱民日益凋相沿至今時窮勢極如厝火如養癰及今不圖後日曠臍無及無奈邊臣苦心以籌而當宁或未暇深計也卽邊臣屢疏以控而當宁或未必深信也應給之額餉始猶間一愆期士卒已不勝稱貸之苦茲且缺至五月甚至七月矣此羸者軍也終歲暴露於烈日嚴霜之下守戍於黃沙白草之間曾不能博一餐以望果然之腹饑寒迫體忍死用命此從古所未有之事如之何一任呼籲而莫



之省憂乎且邊儲支散於援兵屯田荒廢於逋戶物力既虛芻粟踴貴士得一月餉曾不足供妻孥數日之費獨怪邊軍猶能餐風宿露菜色着伍而枵腹荷戈也又復奔命衝途行伍精神半消磨於過客之絡繹修工隔境士馬膏血日侵蝕於積寇之誅求衛所有代辦之扣除旗甲指供役而科派諸如此類未可悉數而軍困於是乎極矣致使按尺籍而逃亡者不可間數軍實而朽鈍者不可稽馬骨如柴詎是衝鋒之上驍邊防如戲僅飾當面之虛文可不爲之寒心哉至於邊方百姓原與腹裏不同恆嗚恆風難望鳴條破塊鹵莽滅裂疇知水耨火耕斥鹵不毛絕無魚鹽桑棗冶鐵絲窠之販負而一切賦役加派與腹裏同歲之不易草木茹且夕莫必其命而猶顛須臾無死依丘壘服先疇庶幾剜肉醫瘡以完正稅而節年拖欠又苦帶徵之無了期也夫向以一年完一年之數常不及額今以一年完數年之欠豈能取盈乎于是貧者逃矣有司迫於功令無如逃者何勢不得不求於居者一里之逃亡責之一甲一戶之逋欠責之一人夫向以衆人完衆人之賦而不能辦今以一人完衆人之額而反能取足乎於是逃者衆矣嗟此遺黎愈不堪命妻兒賣盡此身如飛絮飄蓬廬舍拆空觸目是淒風苦雨而

壕上之吏胥踵至邑中之伍伯重來法未麗於三章身已囊於三水民卽稱貸上供而正項纔完包賠之令又下新糧連結積欠之催復至重以差役叢繁相仍不已大戶之收解一歲而傾數口之家里老之管支一事而破中人之產贖緩贖穀未必盡八倉庾而擾害則已極衛官衛役誰肯禁其饕餮而脫削則日深日分終無息肩之期何如出亡可以糊口於是土箸盡化爲流移流移盡化爲盜賊始因賦急而民重困旣以民困而賦愈虧竟何益哉夫以國家幅幘萬里所少者豈此區區窮邊瘠土之民而必鬮絲之以求不可知之數使人心不固而日思亂非計之審也我皇上英明天縱計周海宇軍興以來數百萬之帑金慨發不吝日者畿輔加派又准寬免一年蓋紓民力以固吾圉無有遺慮矣豈其肩臂重地密邇神京願可任其困窮凋弊幾虛無人而不速爲之所乎則近日宣大按臣之請發帑金山西撫臣之請免加派固斷宜急爲俞允不待臣辭之畢矣而又思兵馬錢糧自有定額今計二鎮兵馬不當國初額數之半而錢糧額數固自若也餉宜受其有餘而反居其不足其故安在果係省直拖欠則惟正之供京運幾何民運幾何鹽課幾何亦各有定額攷成之法固不啻五申三令有如各邊缺餉

如許之多則參罰當半天下而何寥寥也此理之不可解者也夫獨不可徹底清查以求蠹耗欺隱之源乎開中之法使鹽商輸粟於邊必且挾本力農於塞上其效使邊無隙地而軍有餘糧武備之善經也自奸商利於輕齎告改折色當事不察以爲從之便遂致流弊至今則祖宗良法獨不可力復以收士飽馬騰之效乎若夫軍政之敝皆由副參遊守以職官爲傳舍因仍苟且延及俸期不吝行金營求腹裏善地以去而於士卒甘苦了不相關尙安問其武備之修不修也則何如久任邊方將領以責成功果有勞績不妨就本處或近地加銜陞轉不惟職守習慣人地相宜且免歲月之稽延道路之驛騷無不便者獨不可力破時局以清積弊乎凡此皆所以恤士而鼓之氣也而又思窮民財力止有此數豐膏燄燭雖燼而火尙可傳反裘負薪皮不存而毛將安附則斟酌盈虛獨不可盡捐以前必不可完之逋賦而專責本年之額稅所得反爲多乎邊地之爲人累也非盡石田之不可耕也止緣賠糧貽害致逃民不敢復業於是地有餘力而不盡於人人有遺力而不用之地拋荒日甚而拖欠日多矣有如官招佃戶任其力之所耕而輸租如額并無他擾則力本者必衆而萊蕪可易爲新畬獨不可設法

開種以免包賠之累乎至於小民利病全恃良有司撫循而綜核吏治實安民第一義也今歲大計處分不肖似已嚴矣其有循良守令實實愛民悃悃無華勞怨罔恤部使者廉實以聞尤當特示激勸則漢之增級賜爵國初賜勅賜酒之例獨不可畧做其意以勵官常乎凡此皆所以恤民而厚其生也夫使軍有投石超距之形則元神曰振而民有含哺鼓腹之象則元氣曰回使國勢固於苞桑人心聯如膠膝而後款可也以款蓄戰亦可也要以揆事決策於事未見形之日則勢易而安百倍焉排難解紛於事既見形之時則勢難而危百倍焉如近日妖賊煽禍人心所在動搖保定撫臣張鳳翔死事預防以境內事爲自己家當請兵請餉惟日孳孳一旦變起倉卒飛檄道將星馳電擊不旋踵而撲滅之此不知全活閭閻幾許生靈省却國家幾許財用豫之時義大矣哉若使當事者前此一一應其所求則振揚我武必且潛消不軌之心而鎮定之早所收效又不止此者臣尤望我皇上不忘前事重念邊方則凡所以裕其資糧而蘇其凋瘵何可一日緩圖而不爲深長計哉臣愚心憂邊計慮切民瘼故初入班行卽以及時修備之說進芻蕘之言如有可採伏乞勅下該部核軍餉之額以便速發復開中之法

以實邊儲久邊將之任以釐積弊免積欠之數以完現徵嚴包賠之禁以招開種嚴循良政以清治源而又發內帑免加派一如邊臣之議將見國威日壯民生日休即以鞏固金甌於萬世可也

請昭信史疏

前人

題爲輿論定於持平國史期於傳信請昭一代之法紀共質萬世之公平事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紛囂晦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霧盡煙消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於此際剖晰分明主持凝定以遏人欲而存天理關係良匪細故乃邇來諸臣姪白愈出愈奇黑白因而混淆是非爲之倒置豈其處心積慮甘操入室之戈相激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同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遂秦蕪世道陵夷白馬清流日貽摧折而國運隨之臣爲此懼則請得指陳其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之人心可乎夫春秋討賊之法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卽滂緒之典偶遺於當時尤恃筆伐口誅有以褫奸雄之魄於既往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孰是可容寬假者而乃

有以愛君父之過遂遣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得者一旦爲之解脫盡淨凡爲臣子者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君父臣子不忍誦言特婉其詞云爾若皇祖皇考於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懿美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於歲月之已深難發於居處之狎習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跡難以顯示於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冊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宜不見於儲位已定之日召對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不見於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卽善爲諱者必不能謂治挺原未入於青宮泄補之藥頗未繼女謁而亟進于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皆苟真久而益著豈人情疑似之際虛懸而斷乎蓋至逆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籙者衣鉢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且有不可知者至今義士忠臣

馬邑縣志  
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慨於亂臣賊子之猶緩天誅思一得當以巾沐浴之請乃無端而爲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又其甚者三王并封一揭陰陽迎合於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浴淵之輩然則張差之挺當與擁盾排闥之壯士并爲傳奇而崔文昇李可灼之藥不又與黃歧吳越人爭祕神樓矣乎則尤臣之所大不解也夫事無與於萬古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義不關於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參以特起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己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第令此念常明而不晦則此義亘古而不磨衣冠之不化爲異類人類之不殄爲禽獸者全係於此此臣之所以反覆思維而卒不能已於言也儻執南史之簡者於此有取焉據事直書略不假借將亂賊之陰謀陰惡目著而兩朝之止慈止孝自彰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恤乎伏乞聖明俯賜垂察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庶昭代信史耀日星以常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爲不毀矣

信任老成疏

前人

題爲泰運方隆否形日著懇乞聖明洞晰安危之本精操用舍之權信任老成優容直  
懇握傾否保泰之要以維久安長治於萬年事臣惟古者明良喜起而庶事以康以熙  
何治天下若斯之易豈非有君有臣而政自舉泰交之盛遂爲萬世稱隆哉代而下也  
廉遠堂高賢良退處上下隔絕百度廢弛而否象見矣故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  
外君子爲否用舍得失之較邪正消長之機理亂循環之故不可不猛省而力圖之也  
我皇上乘乾御宇下濟光明納諫如流求賢若渴其自登極而後起廢錮補大僚下考  
選勤批答從前壅塞抑鬱之景象爲之一變可不謂有君乎於是百僚師濟衆正彙征  
嘉言畢集於公車直論不嫌於鹵馬蹇蹇諤諤之臣鱗集輻輳可不謂有臣乎當是時  
鳳至河清聖作物睹天下莫不延頸企踵想望太平斯亦泰交盛際千古一時矣乃至  
今日凡四紀元庶績尙未其凝萬幾猶然謏陞年來兵連不已偷運不休盜賊克示患  
釀腹心物怪人妖天變地震種種見告憂時者不免有有君無臣之嘆而一當有事脚  
蹶四顧求承艱任鉅而愉快者動稱乏人此何說哉則老成去國不竟其用而抒忠報  
主之彥未盡顯庸也臣請得盡言而無諱夫國家獨恨不得賢人共理耳豈豈治天下



哉乃有舉朝指爲麟鳳海內仰爲斗山老或以講學歸田或以擊奸去位或嫌避黜陪而飄然遠引或義不受辱而浩然以歸在籍者起用無時既難如石之轉在朝者擢折有故復易如葉之輕大老幾何堪此擯棄日者留銓推補公論僉同乃報可久稽中外駭異甚至冢宰特請科道合詞竟不能一徹俞旨遂使老成氣阻鷗鷺盟堅斂耀含華同腐草木天地閉而賢人隱此一否象也臣謂盛以弘鄒元標王紀孫慎行鍾羽正余士衡等諸大臣斷當急爲起用以收入望而近日紛紛請告知旨于卞蕭近高李堃饒位劉洪謨劉宗周等諸賢精力正強品才復勝亦須賜環亟下以濟時艱肯不待再計而決者若夫建言諸臣觸事貢丹各據所見夫豈不知容容多福惟是愛君父不復能愛功名爲國家豈更得爲情面卽其中懷激烈或不無靖獻糾繩之稍過而葵藿一念自可默証於語言文字之外乃甚不削籍輕者降罰雖皇上暫一示懲以動忍其心性不可謂非天地玉成至意第諸臣困衡已久磨礪已深正可資爲法家拂士之用乃先後疏請已滿公車而近日輔臣一再揭奏因事納約誠得吐握求賢以人事君之義乃皇上業已鑒其忠愛而復厭其瑣瀆無論非所以慰安輔臣而使聖明之世亦有不得

其言以去而行吟澤畔久屈長沙此非言路大通之口所宜見也且仗馬已一鳴斥去批鱗復數被譴呵朝廷之上雖無厭薄言官之意而似乎有其跡者究使忠苦日結議論紛囂釜鬻隔而耳目蔽此又一否象也臣謂毛士龍侯震鳴熊德陽賈繼春江秉謙文震孟諸臣當及早寬釋召還以作士氣至於在廷之臣獻可晉否率從國家起念逆耳苦口當勝於饒指柔腸則夫止輦下詔之風尤爲聖王轉圓望也此兩者皆泰交盛事爲今日之第一當行舉朝皆知之天下皆知之卽聖明亦未嘗不知之而顧遲遲未卽渙汗其號臣愚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矣如謂皇上慮臣下市德而姑以意矯之乎抑思所謂市德者必其知交之獨厚臭味之偶投意見之偏注或者冀其德我而爲之也乃諸臣品望固秉彜之公好輿論之同歸此非一人之私所能與也且難進易退自是君子本色諸臣通籍而後坎坷雖時有而一生各位受享已多所甘者不在浮世之榮華而在深山之趣味所苦者在重大之責任而不在身世之逸道奪其所甘而予之以苦原無可德何緣得市如謂用舍出自宸斷臣下不宜瑣屑乎抑思賢人國家之楨幹舉賢天下之公典合天下之心思耳目爲一人之聖智總明善與人同祇成其爲

大而主權且因之益尊况用舍無懸而無着之理當用而不用必有不當用而用者不當舍而舍必有當舍而不舍者舉錯一亂其衡大阿將倒持而不覺固知借芻蕘以資採擇恐人言正不厭澆耳而近奉明旨乃謂諸臣被譴未久遽難召還也夫刻印銷印聖人原自無我昔以強項犯顏而舍之今以公論僉謀而用之何難之有且今天下需人急矣善善而不能見賢而不能舉古今大戒况漢用長孺而淮南謀寢宋相司馬而遼人戒邊賢人何可一日不在位以收撥亂反治之功乎願皇上及時圖之也然臣於是而更有進焉吏部統鈞之地用舍得失之林也冢宰直亮公忠端方有執良心二字直以提醒舉世大夢蓋從名理上發皇作用自是鑑空衡平其所欲用必天下之真君子其所欲舍必天下之真小人尤望大小臣工無旁擊其肘而紛擾其權使之得行其志而皇上悉委成焉必且廣開衆正之路杜絕羣枉之門賢人進而泰運隆萬世有道之長端在於此此尤進賢退不肖之關鍵傾否保泰之要機也臣奉命往接西徼去天將還其地方一切興命事宜未敢懸度容至彼中調奏惟是惓惓主樸忠願得多賢以衛社稷仰贊一時泰視之盛而鞏國祚於磐石之安則區區芹曝所不能自己於

獻耳伏乞皇上超然遠覽毅然力行將前在籍諸臣次第召用使天下謂聖明原自愛惜老成優容忠直特有待而發而茲者舉動果出尋常萬萬也如此而機務有不就理四海有不實服人心有不熙恬災異有不消弭臣不信矣臣愚不勝激切控籲翹企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雲鎮兵荒疏

前人

題爲雲鎮兵荒相繼時事可虞謹陳商要一籌仰乞皇仁速行賑濟以固神京保障事竊惟臣鄉大同府實爲國家北門重鎮乃今民情邊患一時並急事在眉睫而坐視不救非計之得也去歲民間蓄聚被擄一空卽戎馬未到之區風鶴相聞又復拋棄殆盡閭閻蕭索不忍見聞然猶滿望有秋庶幾可延且夕不意大兵之後繼以荒年嗟此遺黎豈惟不飽半菽且併草根木葉而瀕取盡淨矣迨至今日則道殣相望孀男抱女而求售者充滿城市軍民動輒鼓譟盜賊所在竊發時事至此真可慟心賊目此在承平無事之日尙恐變生意外矧強敵壓境而以我六十餘年不知兵之人情不修備之邊事當之戰守兩無足恃則計不得不出於款夫爲急則治標之說誠無如款但敵志驕

矣敵願奢矣款固難成亦難恃臣以爲終不若守之一字爲着而有據也且守亦何妨於款能爲守以戰則勝以款則固臣前疏所陳守禦諸款已蒙皇上採擇當事者以物力不繼至今數月猶然未有次第則請得復申前說而約言之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孟氏策滕不過築城鑿池與民守之如斯而已今日禦戎之計亦終無以易此戎騎縱橫突至城下則矢石火炮舉不能用其所長而深障人心必且震潰一處有失則全鎮動搖竊恐雁關迤北非復吾有此固邊臣所當臥薪嘗膽而圖者爲今之計無若修險修險之計無若浚壕壕深二丈闊倍之土沙易頽處甃以磚或以石近河者注以水壕外掘品窖層層布置壕內築牛馬牆以環城城門設弔橋懸以鐵鍊如此敵人雖善馳驟當必不能飛度而吾因得用長技以相當但使城郭無虞則封疆必竟無恙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相持三四日間必且饑疲自困乘其情歸而擊之則萬全之道也俟其氣性而款所乃不敗臣所謂能爲守以戰則勝以款則固者此也今朝廷不惜金錢數十萬用之于未可必之款局願乃惜數萬金不用之于確有可據之城守輕重低昂之數何懸殊也有道於此一舉兩得以荒政寓邊務以恤民寓修防爲一時浩蕩

之深仁卽爲百世永久之至計亦何憚而不爲耶皇上誠惻然動念於邊民之苦邊事之艱不拘何項錢糧湊發五六萬或三四萬責成該鎮撫按經理其事分給郡邑如不足用地方官更佐以贖緩加以勸助多方措處陸續接濟乃辜嗷嗷待哺之衆計口授殮量工命日俾官藉其力以修險而民就其食以資生賑恤之中兼修守禦不出數月而金湯可壯青黃可接元氣自倍敵慨何難此亦計之最便而不難覓謂行事者臣非不知時方告匱財用維艱但事係封疆情關民命固皇上所宵旰而圖者豈得惜此小費而不爲衝鎮造無窮之福乎頃聖駕臨雍偶以風寒勞資車士一時歡聲遂爾雷動乃邊鎮兵荒交困奚啻風寒待澤之情何分遠近如以臣言稍關長計量發帑金以救數十萬民生以壯千百年形勝則人心固結神氣張皇取效更爲直捷卽必不獲請以四海之廣全盛之際而辦此無幾何不得已之經費當亦無難更賴秉國成者一動念於斯也臣言似淺似迂然當前歲被兵時邑人驚潰臣正在里門獨上孤城經理城守諸務徬徨四顧莫知所爲因念邊城修自前人尙頗可恃惟城下略無險阻殊足寒心但得一壕隔斷戎馬則心膽自壯守禦可施惟身親之是以言之切切而近有目臣鄉

來者言饑民之情狀最悉又不覺五內如焚展轉思維據此一得懇祈皇上軫念重鎮情形萬分可慮委宜早爲拯救併將近日科臣陳良訓及臣同官饒京請賑二疏槩勅該部速酌施行

杜亂萌以定國是疏

霍 鎮

題爲寺臣顯犯名義大肆誑詞闇伏機關巧圖翻案謹據屢出之私揭直發久蓄之邪謀以杜亂萌以定國是事竊惟世道人心以衆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以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其爲小人之人以身壞之於當時而方息其機者其附小人之人又以言壞之於事後而復引其緒此天下之所以治亂相尋循環不已而從古之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我皇上聖神天縱臨御以來衆正彙征羣邪屏跡庶幾君子進而小人退唐虞之治且暮遇之矣獨是優禮選侍一議久以洞悉於中外彼時爲此說者固非一人皇人初分此事又復恩義曲盡及今三載業成往事乃有無端居爲奇貨突肆雌黃至蒙嚴旨切貴公論同糾而猶一揭不已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大理寺添註少卿范濟世之所爲眞有大可駭異者夫亦自知名教不容甘心一擲妄覲獲馬之後福

今且去矣似亦可以無煩白簡然臣伏思之此寧一時之進退不足爲有無也者是邪正消長之關頭也此寧一時之得失不足爲輕重也者是奸壬謀進之張本也况其搗內謂有人激之者慨慷而言若不欲南臺臣李希孔之許及臣等而此倡彼應費盡機關又以小人度君子以自獻其隱衷也則其極險極狡之情狀有不得不一爲指破以逆折其陰謀焉老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既知選侍爲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已屬皇仁况乎恩禮優加天下莫不頌服聖孝盡人偏之極致此固無庸濟世贅疣爲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其戀戀此一題目於幾年風恬浪靜之餘是何識見言之不足而屢言意欲何爲如謂能補聖明所不逮則其再四論列固皇上之所已知所已行者以豈古人善則歸君者而今反欲壞君上之盛美爲己功乎如謂發言路之所未及則乾清既移之後言安選侍者爲私亦既章滿公車無俟此時不豈古人惡貪天功爲己力者而今必恥功之不自己出乎自非然者先帝之靈已妥皇上之德已全選侍之所已得何其久不宜言而必欲言之不置也何其一言之



已悖而必屢言之不忌也臣有以窺其微矣蓋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當國家呼吸安危之際既不能明目張胆出萬死一生爲朝廷建一議決一策排難解紛於俄頃及大事已定自顧碌碌無奇而適有中罪璫之賄者倡安選侍之說以爲傾陷忠良解脫大慙之把柄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焉據爲安身立命之地而又不自爲首依附一素負清正之望若買繼春者多方簧惑使人其術中而已則縮月觀望於局外徐觀成敗及繼春悔悟出疏自明義胆忠肝一朝暴白於天下而後奸人之底裏始盡敗露此其流毒善類已見一斑自是而邪說橫行是非倒置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所終矣幸而社稷有靈聖衷天牖黃克纘邵輔忠諸大奸漸次退逐而日者劉朝再處中外快心廟堂之上漸覺清明正人君子漸覺吐氣乃濟世又於此際形影自顧殊不類也於是心口相計以爲吾不提從前之局則不足以爭今日之衡不自別於今日衆正之途則不足以樹異日羣賢之幟而是屢奉明禁之私揭敢數抗以騶張節次指摘之彈文敢肆辨而不服支離轉換情理不經混鬧一場踉蹌而去使異日尋僉人之線索者必將曰夫夫也是曾與異己諸人抵死方爭者也是吾冒不韙之日

當先奮袂以効前矛者也於是相與共推戴爲盟主恣報復之邪謀快羅織之夙願究必至如宋紹聖之際而後已可不爲之寒心哉彼所謂不捨人唾餘不跟人腳踪不傍人牆壁者處心積慮行徑乃是如此宜其以加封移宮爲美論而刺刺不憚煩也至被嚴旨詰問而猶謂不以其言爲非白簡直糾而猶謂以其言爲是則其立論亦已奇矣利口覆邦辨言亂政惡似而非此類是也尤可憾心駭目者其第二揭之後云異日以此加尋仲大費擺脫而結以好還之天道則又明以翻案報復之情形見諸口吻此亦足爲臣言之左券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射工巧伺將來世道有不知其底止者至其第三揭內所云有揭帖欲優禮選侍始有聖諭責備選侍迨爭之愈急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皇上相忘亦已久矣等語此一段則良心昧盡賣友欺君更可痛恨夫賈繼春之揭帖濟世所屬也己實爲主張以誑繼春及見其被譴削藉今乃盡以罪委之落井下石妨人利己此市井狙僮無賴所爲不意士大夫中見此機械蓋彼不難重選侍而輕君父又何鄉誼之顧而不爲傾陷計使繼春終無昭雪之日乎伏乞皇上洞燭奸邪將范濟世立賜褫斥以爲人臣欺枉陰險者戒仍將濟世所誤之賈繼春

立賜起用明其心跡而予以自新之路使是非邪正顯忽可知於杜絕羣枉之門永保清明之治將世道人心實嘉賴之豈特處置一寺臣之得失而已哉臣愚小勝激切控陳翹企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正盜臣嚴酷吏疏

霍鏜

題爲國法不伸軍興益誦懇乞聖明急止盜臣之罪以清餉蠹申嚴酷吏之禁以滋餉源事臣惟今天下財賦之區非遽減於祖宗時之舊也兵興以來加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扣以及一切瑣屑事例算無遺策言利又非不析秋毫也朝廷節次發帑金以千萬計渙居益下又非不浩蕩也試觀自來軍餉之費有如此之繁多否乃援遼援蜀援黔將士從未聞滿二十萬衆也所入之數儘足以供所出卽師旅頻興猶忽不失爲富足之天下顧何以饑軍之鼓噪日聞太倉之積貯若洗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郡守削籍者數人嚴如束濕計畫無復之者此何以故則盜臣利君父之危乘封疆之急設彌天騙局以恣攫取致國家空匱至此極也尤而效之後將何忌臣謂盜臣不誅卽窮天罄地敲骨吸髓之所入不足供奸人之谿壑於國計終未當耳何者

生財之道有四而食與用之者居半誠以不節其流其源立竭有如鎔銖取之泥沙用之將滄海不能實漏卮而生之道乃窮數年以來病全坐此而其大爲財用之蠹者安在夫非盜臣何棟如陶朗先劉國縉張我續諸人爲之崇乎臣未見諸人實實落落爲國家練得精銳一營爲疆場博得奇正一捷而其所騙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轉相效法愈出愈奇世有假冒如許之極而欲計部之不困窮邊軍之不窘急海內之不虛耗得計此其人已經科道諸臣先後參劾推勘極確極真臣不必更爲之權髮以敷第當此時卽宜遣縱騎違問急付司寇立置重典使後之爲人臣而懷盜心者尙知國有三尺決非展轉支吾遷延歲月之所能倖免庶幾洗心易慮永爲鑒戒從此朝廷有用之金錢始不至爲盜竄而後可徐講生財之道耳乃今竟何如耶我續雖經科臣參論其搜括河南一省州縣錢糧假招兵以入私囊者不可勝數近四川按臣溫皋謨又據督臣移會揭開其彼中冒破之數據實以聞臣未知勘問何日至何棟如陶朗先劉國縉則皆已經勘明者也朗元近雖奉旨提問臣亦不知詣詔獄何時至棟如曰去年十二月奉旨提問至今且周一歲臣

猶未知結局之所而國縉則尙未經提問也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彼曹以所盜數十萬賊私營求解脫情所必至將國賊終不可問國法終不可伸太倉之蠹耗遂成不可救藥之病根而生民之膏髓終以供封豕長蛇之吞曠已乎至此則臣以爲追盜臣之職猶緩而正盜臣之罪實急追賊以濟目前之用猶緩而正罪以杜後日之奸更急臣猶記作令時獲一巨盜卽刻訊審使迅雷不及掩耳則其情立見但得真賊一件確証一人當卽其招擬罪申報彼知罪案已成定難展轉遂甘服罪無辭而諸盜聞風自當屏息若聽其扳報夥賊起取全賊恐脫逝波斷無窮詰得盡之理而彼且藉爲口實多方營解無論此案必至難結而從此盜賊生心徼倖於未必卽伸之法將怯懦者且四起而不可禁故諺謂隔宿不審賊者此也今諸盜臣之發覺久矣其爲隔宿多矣勸臣矢公矢慎極慮殫精逐款磨勘彰明較著其爲確証大矣無論其多方冒破無軍有餉有名無實者盡屬賊私可坐第以棟如明明侵欺餉銀八萬二千餘兩則先明明侵欺曠銀十萬兩皆有確據并無可疑其爲真賊亦已侈矣此而猶聽其悠遊家園逍遙道路使之延推時日左捧右扯幾幸漏網於萬一其於法紀謂何夫人而縉紳自爲則

縉紳之若其盜賊自爲則盜賊之當事者亦何惜此盜賊而不速置之法以爲後來榜樣乎今棟如果出疏揭撫辯試問棟如此一歲中當在何處今始曉曉耶此不必再爲寬假任其藤葛不了斷宜勒限究結以杜假冒之濫觴庶人心知警而近日考成之所獲有一分始得一分之實用不至如曩者問入而不問出遺害無已時也臣因是而復於考成之法有深念也方今外解沓然邊臣告急無虛日瓶罄壘耻脫巾可憂而有司玩日愒月積欠愈甚斯何時也尙循姑息之政乎特申功令嚴加考成誠當下救時第一急著然考成云者止責備於額數之內原非求多於額數之外也一方物力未嘗不足了當一方之事惟是牧民者設法催徵緩急不違其時寬嚴各中其款而又多方激勸悉心調劑贖緩科罰不分其力量火耗添搭不朘其脂膏衙蠹里奸不肆其魚肉夫如是則民不加苦而額課可完何遽有參罰之慮第恐一時有司乍聞革職降罰之令其賢者功名係念不免奪其撫字之心其不肖者刻核有詞且益快其剝削之志於是凝脂之綱密布閭閻苛急之條遍及雞犬甲之欠而責乙包賠前已完而責後重出兼以皂快如虎佐領若狂遂使三時之務盡荒八口之家不保又其甚者非理之刑傷

殘人肢體不經之法戮辱之妻孥煢煢小民何所控訴必且魚散野殍溝瘠猶可言也必且烏合斬木弄兵不可言也此無謂禍亂無日竭澤而漁後將無魚卽爲生財慮亦甚非計也得矣言念及此酷吏之禁斷當與考成之法并行申飭始爲萬全耳夫當法行之始而爲此惜民命杜亂源之說似與功令相碍而孰知實與功令相成蓋嘗究心吏治有同此州縣循吏爲之課已完而民不擾酷吏爲之其法愈峻其課愈虧考成之法爲課不完者設而非爲循吏嚴也爲課完者免而非爲酷吏寬也蓋錢糧欠至六分七分以至八九分十分者非盡繇百姓之逋負中有爲奸宄隱射爲里胥侵欺爲起解沉匿爲司府那借種種弊竇儘堪究詰儘可追求一經考成水清魚見何者不是補完額賦之道豈其專恃嚴刑重法燬煉其民而斷財脉者之爲得計哉臣非敢以不肖之心盡擬天下之賢守令但恐借口考成以酷濟貪者無所顧忌究使民不堪命而財源且日竭也此時歸咎於考成豈不誣哉興言至是正所以發功令之未及而濟其窮也此必各該撫按嚴禁有司慮政以蘇窮簷務使常留不盡生機源源而急公上庶不至草菅民命而後財用可恒足乎嗟嗟貪黷風行循良政邈其有戡定大難不費帑金毫

釐而尙留有餘不盡以還軍國若山東舊撫趙彥者彼獨非用餉之人哉又有苦心設處抵完遼餉徑免地畝加派以恤民窮若華亭舊令章允儒者彼獨非措餉之人哉兩臣偉畧清風超軼千古眞令盜臣愧死無地酷吏望而却走者因併表而出之爲當世賢豪標幟使爲人臣者慕道義之心甚於畏法紀則又明罰勅法後不可無此一段風勵耳郊祀伊邇大典肇行而臣汲汲以申法令爲芹曝誠欲我皇上法天之健以振乾綱契天之心以立民命春溫秋肅並行不悖將昭格重玄之道亦不外此如臣言微有可採乞敕該部將何棟如立正刑章仍將陶朗先刻期提至正法於劉國縉亦蚤擬以應得罪名然後將勸明贓私追完充餉至張我續費過帑金及各處那支銀八十五萬餘兩除開銷十九萬餘兩其餘速行彼處督撫按臣查勘并將河南索取過州縣庫銀行本省撫按一一稽覈確數各據確參劾一併提問正罪庶官邪警而大盜息數百萬錢糧不致付之一擲而又咨行各有直撫按綜覈吏治務以催科寓撫字無以保障易繭絲其有假公濟私虐民病國者無待年終差滿不時叅治庶海內兆姓不致困窮有民有財足用之道當無過此而國家億萬年之豐亨豫大端必繇之矣臣愚不勝激切



待命之至

時事可憂疏

霍鏐

奏爲禍亂相尋不已時事大屬可憂乞敕當事諸臣深慮蚤計痛戒前車之覆力拯累卵之急圖安攘以遏遏畧事臣惟今天下大患莫過於夷狄盜賊兩者夷狄自建會發難以來東西交訌旋伏旋張迄無寧日以至於今且非如向者志在搶擄圖飽谿壑而已也改元建號略地攻城目中已不復知有中國盜賊自白蓮煽禍而後南北相應旋滅旋起迄無寧字以至於今且非如何者志在貨財鼠竊狗偷而已也稱王稱帝建將設官目中已不復知有君父甚至今日貴州以截虜撫臣報長興以戕殺縣官報外患內憂一時并烈天下岌岌乎有瓦解之勢矣時事至此豈真盡繇氣數蓋亦人事不臧使然謹按逆酋安邦彥等一向誘撫臣王三善於大方使漢把陳其愚詐降同行豎標爲號遂生致撫臣以去若是乎賊謀之狡也因是而遡從前夷人所以勝我者彼無一不是用間而我無一不爲間所用彼無一不是致人而我無一不致於人撫順失陷以李永芳爲之應三路喪師以李汝栢爲之應遼左陸沉以降夷爲之應廣寧潰敗以孫

得功爲之應乃今者搗巢喪敗又以陳其愚爲之應聞其愚頗有才藝撫臣悅之言聽計從遂謂庭可犁穴可掃土地可郡縣而不知彼方巧於示弱我竟拙於用強致禍發於眉睫而不悟使前功盡棄可勝惜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臣願此後當事者用爲殷鑒也昔諸葛武侯有王佐才而出師自命不過曰謹慎而已今之人未必有加於武侯而功欲出前人之所未有己不知量况所用任又陳其愚之類乎其及也宜矣然臣於是而更嘆入幕之賓能誤人至此極也蓋此輩以縱橫捭闔之口恣陰陽閃爍之情最能以其小慧小才使人偏聽不一察而爲其所中小者市權鬻爵大者賣國通夷無所不至至於事敗而悔其始其能及乎夫人臣集思廣益兼聽并觀卽有策士奇材不妨因能授職因能課功無俟收爲私人始能盡其伎倆而必山人說客之聽以自誤誤天下也使後之人復以我爲鑒戒可不矍然悟哉臣愚以爲內外大小衙門若遇彼輩皆當嚴爲屏絕使乘機鬪捷挑激離黃之口與夫顛倒是非翻天覆地之手段不得復售於今日庶我先無隙可乘敵自無間可投斯亦治內治外之一大機括也再按逆賊吳野樵等謀殺縣官口稱爲葉朗生餘黨時值甲子年分要據長興造反當將知縣石有

恒主簿徐可行一時殺死嗟嗟逆賊何敢兇狠至此因而備查往歲春間湖州府報稱拿獲謀叛奸徒葉朗生邱太虛等結連蘇松常鎮嘉興廣德各處奸人暗地埋伏通約同日舉事彼時朗生太虛等既擒餘黨散處江湖伺隙圖逞者尙衆迨是歲冬月遂有睿鑑陳鼎相謀逆之事據僉院督臣熊明遇疏稱鼎相自招前年隨父在京有沈銘縝所薦都司二人把總四十八人同來拜我要我統領時因父親力止於本年五月南還至十月內前把總四十八人陸續南來常到我家真是奇形怪狀各色人鼎相因係故人與談武藝留飯贈金這事都是有的等語臣於是不覺大爲駭異夫沈銘縝者舊輔臣沈淮之號也何物奸宄綠林之黨乃敢詞連黃閣之臣久知此輩有所憑藉遂至植根膠固滋蔓難圖無惑乎朗生敗而鼎相之逆謀復熾鼎相獲而野樵之兇焰復張向非鄉官丁元薦倉卒應變糾合地方人等大呼赴難一鼓而擒其渠魁五人使危邑保全無失不然蘇松嘉湖之際不又繼二東而橫罹慘毒也哉今野樵等雖已拿獲逃竄者尙汝恐後之繼野樵而發難者當不少也太湖寧國之間占星望歲饒有奸徒可不爲寒心哉新撫按臣業有地方之責當及蚤受事安輯鎮定以消亂源務使潛形匿跡

之兇人不復狂逞庶東南半壁不致騷動爲宗社隱憂耳至於鄉官丁元薦以先朝骨鯁兩次建白再致沉淪今廢錮之餘猶能慷慨赴義立致大戮若使得位行志其所建樹不知更何其烈烈者時方多故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此天下所以有夷狄盜賊之患臣愚目擊時事孔棘深切杞憂直抒管見如果有當一得乞勅封疆之臣力懲往事易轍改絃卽任人欲專而防奸不厭夫詳慎卽挾從罔問而勅法必嚴於主藏更將有功之臣如丁元薦者從優錄用以風臣庶如此實實密切做去而蠻夷猶夷猶然猾夏盜賊尙爾萌生至此始可委之氣數然而無是理也臣愚不勝憂危澈切罄竭誠悃之至

請改雲中鄉試分中之例疏

汪

瀨侍郎學院  
臨濟州人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因大同一府地近邊方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額中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去秋歲試大同府屬據舉貢矜監呈稱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鄉額屢經增益山西別府均得多售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例與通省文卷一體校取臣以首試大

同其太原等府尙未遍歷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題今五府三州俱經考較且邊士久沐皇上教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舉人沈奎等公懇並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臣謹援福建總督郭曾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中一疏前經部覆奉旨依議之例會同晉撫臣噶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口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州內一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弘作養臣不敢擅專伏候勅部議覆施行

引疏

募建恢河橋疏

霍 燾

馬邑固叢爾城耳而雁門之山桑乾之水隸焉丁丑二月今上神武北伐車駕渡河先是檄下郡邑修理橋梁道路邑侯王公竭蹶不遑及駕至扈蹕踰蹄如織一木幾不能支而幸天顏開霽允撫車大臣之請渡冰而西地方有司保無隕越者果河伯之効靈乎抑亦聖天子之鴻福哉嗣迺有鄧氏子名英者野人也其性愷愚憊而好善一念孳孳勃勃於是奔走叩募購材集工而橋落成焉民不病涉矣東西客旅更便之夫無端

更渡桑乾水水之得名歷百千年况見之水經註海內人士莫不與聞而至於邑乘所載則以桑乾冬煖恢河伏流爲邑八景之二桑乾著名遠邇而恢河旁流則遠人未之知也桑乾冬煖以近水之源出黃道泉泉水從不結凍即使無橋亦可徒涉不過一濡足耳無陷溺之憂也恢河派出神池去邑百二十里至邑之南而東而後與桑水合流一遇嚴寒便涸結而成冰矣水堅可渡惟在隆冬則然迨夫春風鼓動之際上消而下凍外解而中凝南北往來客商與夫驛使行人之迫於公私而不得不渡者遲遲人折股車隕輻甚有行李乘畜俱爲馮夷之所吞噬而并驅命葬諸魚腹令人慘目傷心徒咨嗟嘆息而付之莫可如何之勢已耳考諸舊誌當勝國時今文筆峰下曾有龍王廟一座廟前卽二水匯流處駕橋其上綿亘若長空一虹不第普利濟之施據青烏家言水病直瀉無情迎而鎖之非橋不可砥中流而障狂瀾風氣環聚人物饒裕故其時雖無素封巨室而此戶不至嗟貧窶焉自橋之廢也則人貧如洗矣夫人貧未必卽橋廢之故而亦未必非橋廢之故迺人貧以橋廢之故而究之橋廢又政以人貧之故也何也風猛土瘠丁逃地蕪至於今而軍馬之所征戍糧餉之所轉輸力役之所調撥豪靈

之所剋削無歲不有何人不矜總燃眉剝腹何暇計及哉先君子歸林下十年乙丑借田閣部先生捐築邑城已已歲大饑設法賑救其後以齒漸衰不耐繁劇居閒語不肖曰余生平志願耿耿不了者一則邑誌未修一則恢河橋未建爾謹識之不肖唯唯受命三四年來苦塊之餘門衰祚薄日役役急公救過之無違且工大費奢自慚蚊負之弗克勝也今春王正月過雁門修謁李梅崖道臺渡恢河及中流則水面汪洋而其下層冰滑脆人馬俱却步而不敢前真所云臨深淵履薄冰幾陷不測及勉強登岸而通體汗下戰栗不勝迄今神魂猶搖搖其未定也以是躊躇顧安得一發大願力者爲大眾作一普渡慈航是豈特裨益吾一邑之人而已乎居數日鄧氏子復携善信二三輩以募建恢河橋疏來請且曰有介休郝商者捐二十金爲倡惟公賜之引言余曰善乎善乎何子之以一野人而孳孳勃勃樂善不倦如是乎但是舉也欲爲石橋需數百金恐力有不能爲木橋則防雷雨瀑漲之衝激勢必春撤而秋設木植物料出入經理須得人焉昔人之所以建廟於彼岸者蓋一以奉水府之香火而一以爲住持斯廟者之卽可以看守斯橋也今日欲建橋其必先建廟且興大工動大眾不可不告之邑父母

余乃率之以趨而告諸我王侯侯曰余牧茲邑目擊窮苦萬狀每思補苴之無術而地理之書夙嘗討論毋亦桑恢二水直瀉無餘之使然滔滔日下欲求富庶何可得乎余自蒞任來卽蓄此念者二載于茲奈以俸工俱奉裁捐無米不能作巧婦之炊鄧英何人也而慨出此良足嘉已先生其匡扶之余不肖當多方鼓舞而贊成之噫侯之言固與先君子之心有不謀而合者余不禁泫然欲啼而亦但恨乎力不從心敬約家弟姪輩合輸十金聊効涓滴之助惟鄧氏子與二三善信持此以告十方貴官長者量力樂施以共成此普濟功德而吾邑之人乘今 皇恩浩蕩賦役盡蠲之秋尤當勉力慨輸以庶幾于橋之復興復觀當日殷實之象焉其視修空王之宇新老氏之宮以有用之金錢而捨之無用之地者不大相逕庭也哉是爲引

募建財神廟疏

前人

治國者重理財然財聚而民散矣作家者競謀財然財積而禍胎矣財之一字宜士君子所弗道而願欲祈神靈之貺以惑世而誣民也耶曰殆不然貨財不好老學究作假道學語耳非人情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擾擾皆爲利逞自有生民以來資身之



策養命之源非此無以致亂亦非此無以致治者惟財爲然耳迺必假之神道設教者何居曰十萬可通從來久矣財至於極豐至多神必不吐棄之然則財之爲神也雖不必爲類趨者滋微倖之寶而應亦爲芸生者導經營之方濬其源節其流入耶神耶盈縮消長伊誰之責耶今日者吾邑之財竭矣世族鮮百金之蓄編戶嗟一飽之艱卽二三商賈思掉臂而去者匪一日矣求其故而不得毋亦爲窮鬼之所擲揄而無財神焉以敢佑之耶適有募建財神廟者來徵余言以爲引余曰斯何俟余引言之爲也求財者人有同心目奉神者人有同願苟吾邑人士與外來客商勉力樂輸俾殿廡棟楹不日成之而急繪一財神之像於其中相與駁奔而供奉焉則財神者必將高冠大輦儼然而臨吾邑也神之格思則財恒足矣而今而後請與邑人士約不必於正月五日作糜棄飯而送窮鬼第於二月二日徵歌酌醴而賽財神可也何也善求財者必藉神手而不善求財者徒爲鬼耗也是爲引

呈詳

通誌關乎國史等事詳

霍燾

竊照山西通志一書奉旨允輔臣衛 疏請纂修會五府三州之土風人物而備載之表幽剛微繼往開來甚盛典也職曾祖故明丙辰進士通政使司霍鎮已經纂入人物之條生平志節可見一斑已獨是志與史相表裏循名核實探風者必慎之職曾祖本傳中僅約畧其槩其生平居鄉立朝之大德大節未載一二恐後之讀志者疑爲敷衍之詞而難以取信將來也伏讀藝文內所紀諸名臣奏疏誌狀種種皆所謂考實以傳者職曾祖先任御史適值魏闈擅權之日曾爲楊左諸賢上輿論定于持平國史期於傳信一疏大忤時局及巡按陝西叙功疏復不及廠臣一字遂奉中旨削籍至崇禎元年方蒙賜環今其疏藁具在若平常建白之言可以弗錄而生死關頭臨大節而不奪者似難觀沒至於生平行實則見之大司馬孫公傳庭所撰誌銘中孫公身殉國難亮節精忠如梅村吳祭酒之雁門尙書行展成尤翰林之樂府雁門哀久矣流傳海內膾炙人口而孫公之椽筆遺文亦無一二見之簡策祇因修志之時職父遠宦山左職身尙在童穉前項遺藁未能呈送編纂之館一寓總裁之目以致遺落此職父子歷年以來每讀晉乘輒不禁慟哭流涕而自悔不孝之罪莫可追道者也恭遇憲臺大宗師秉

衡三晉主持風教今當校士報竣之期正屬闡揚節孝之會謹將職會祖奏議誌銘錄呈憲覽伏祈採擇鑒定准職自備楮板遵照刊行仍批行典守志板衙門查明叙入而第職祖孫父子存歿脚感而直道在人公論難掩俾直臣之清風勁節得傳不朽用以鼓勵人心維持風教其所關亦政匪淺鮮也

請除雲屬鄉試分中之例申詳

霍燧

竊照雲中逼處邊塞在明季爲用武之地另設督撫節制又於宣大特設巡按衙門兼督學政其一切錢穀刑名考試等事俱不隸太原版章卽武鄉試亦於宣府另設一闈惟文鄉試仍在晉省應用內外簾謄錄對讀等官並不調取大同一員試卷多不謄送內簾以致偶有脫榜因而巡按御史題明分中雖數經兵燹年限案牘無可稽考大約分中之例由此而起也我朝定鼎數年之後大同一切文武事宜俱併省會而獨鄉試分中之例猶循有明之故轍但始而分中人多卽減八十人爲四十人之時大同每科尙分中三四名不等至癸卯科猶中三名自此以後減爲二名遂成牢不可破之定規屢次鄉會廣額大同諸生不但不獲與四海文人共荷興朝之殊遇且并不獲與三晉

儔侶均霑聖主之特恩不平之事至此而極近科以來雲士苦於額限雖讀書者有人而應試者寥寥則以風聞房考每遇同字印號多推諉不肯呈薦及薦中二人後若再行呈薦雖有佳卷亦不能入主司之目驟多士刻苦之心阻邊才登進之路皆此分中之爲害也獨是文武一體武闈既不分大同何獨於文闈而分之如以地小人少則大同一府四州七縣以及六衛共十有八學總不敢與太原平陽比衡以視汾潞之八九州縣止八九學澤遼沁之三四州縣止三四學者其數且不啻倍之矣如以邊荒乏才或科目不得其人則山陰之文端相公蔚州之敏果司寇文章事業未嘗不錚錚有聲垂光史冊卽今詞林言路中亦並非無人也遇合固有其時人才原不擇地惟是青雲之路艱於格限以致詩書之氣漸爲消磨邊隅寒儒不能扣九闈而言情者含冤已非一日蓋以提調學政屬諸道臣例不得以入告故下情無由上達耳今幸大宗師憲臺以講幄名臣視學山右體崇望重特開風氣之先鑑空衡平痛洗衰靡之習三晉士子皆得撥雲霧而覩青天口碑載道轟雷貫耳誠千載之一時也而雲屬青矜望恩尤切伏祈念邊境之荒涼憐燈窗之困阨蚤賜題請以無失諸生仰望革偏枯之舊例振重

鎮之文風既以取士開科但衡文而何必限地非曰得隴望蜀不怨天而敢於尤人倘破分中之例而從今中者果多固戴鴻恩於不朽即較分中之數而日後中者反少亦所其心而無悔職等冷席微員原不敢冒于清嚴惟以事關文教庶幾雖秘亦公之言抑以清切桑梓願其位卑言高之罪爲此迫切詞具申仰候酌奪施行

墓誌銘表

中憲大夫通政霍公墓誌銘

孫傳庭總督尙書  
代州人

歲在壬申故通政使司韻衡霍公卒於官公甫繇侍御擢京兆丞旋擢今官時上綜覆名實台省非勞績茂著不得需次卿寺主爵者或以序及推轉什九不報獨公之一再擢罔不朝啟事而夕報可上意將重用公訃聞上怒焉致悼有旨下宗伯議卹綸且夕且至其孤太學生毓芳遵治命亟圖厝土襄事有日匍匐介王柳州狀屬余言以銘其藏余不嫻于文且方以寇警日率里人乘城殊無暇爲役然辱公交最深不可辭既而讀柳州之言核而可傳殆悼史也余固可藉手以報公於地下因據狀志之而附以銘公諱鏐字中明號韻衡其先自鄂州徙馬邑始祖信四傳公高祖提舉公仲表曾祖

虞膳公麒祖教諭公自新父贈中憲公朝重配趙恭人繼孔恭人有四子伯氏錄叔氏錢仲氏鏞李則公也錄鏞俱廩生錢稍官臨洮郡承贈中憲公先以郡丞賞贈承德郎後以公貴加贈中憲大夫贈中憲公感異兆而生公端凝不羣兒時授書輒善記偶對多奇語纔屬文遑遑出塾師意表塾師數驚咤辭去齡年補博士弟子尋食臧會贈中憲公孔恭人繼逝公柴毀骨立拮据喪葬志力俱殫顧未嘗昕夕廢書學使者以力學明志讀禮盡哀旌其行癸卯襄然冠麟經計偕屢不利介靜自守非公事不一至官衙丙辰成進士令任丘實三輔巖邑距都門不數舍爲東南孔道供億頗難公蒞任一意與民休息日進父老於庭問所疾苦何事釐剔乃已然不喜爲苛切取目前快持政敦大有體而人自凜凜戴三尺邑多中貧人豪石憑藉爲姦私有司莫敢呵問公一切不爲意犯則域之以法遂無敢恃權力譁張者遊士介要津干謁戒門者弗納固多快快比跡公治狀皆相與折服去吏或以疑事嘗公摘其牘中一二語曰而謂乃公不解功曹法耶吏股弁驚神君帑有羨金如許悉籍入循環不以一錢潤棗邑大俠稱天罡聚羣不逞椎埋剽劫廉得渠魁亟捕誅之繇是崔苻偃然兩奉臺檄撤鹽瀛海鮭司商悉

公操罔敢循例餉遺乃於商卒無所苛時柳州治粟津門運長某謂柳州曰若鄉霍君  
真廉吏哉竟邑任薦剡幾滿公車以循良異等蒙褒賚者三辛酉徵人選擬北台明年  
補江西道時上谷雲普軍餉積缺有司追逋賦甚隱公首上重鎮軍民交困疏請發京  
運緩荒田徵稅得俞旨三鎮軍民咸手額荷更生癸亥巡視東城都人相戒無犯清鋪  
役戚畹勳賞無少徇甲子奉命按甘肅古酒泉張掖地也外番四面耽耽羸卒荷戈數  
呼庚癸公嚴督民運接濟又請留援黔募兵軍威以振會番八石油井迭克鬼蘆溝紅  
井諸處公約督撫道鎮部署將士屢戰屢捷一時軍功之盛爲近世未有歲應大閱公  
恣飭倍常殿最邊吏甚覆兼攝學政規條嚴肅較士得潘生光祖以秦闈第一人魁禮  
乙丑報命緣累疏邊功不及媪相忌者因撫公議三案語中之遂得嚴旨削秩戊辰今  
上御極首錄直臣起原官驄馭者入益感憤發舒會雲中守吏不戒兵燹之後歲復大  
侵公再疏請以荒政寓邊務恤民寓修防語皆切中上爲慨發帑金二萬所全活無算  
邊備亦稍稍增飭尋奉特簡督北畿學政公念邦圻首善視河隍尤重益飲冰矢公慎  
條上正人心端士習疏凡七款曰獎德行安義命伸節義醒羞惡崇講學正文體重後

場上嘉嘗勅所司著爲令公嚴檄郡邑師生力行無敢以故事應者按部八郡手丹鉛  
甲乙括帖必醇正爾雅始錄午未京兆士多拔穢充登輿論皆服其藻鑑它如茸孔廟  
卹寒峻資楮墨體劑以勗文會傾俸橐不靳也勞瘁搜疾乞骸未允尋擢京兆力疾受  
事無何復拜銀臺之命委頓彌甚竟至不起嗚呼痛哉公天性孝友少失恃事贈中憲  
公勞養備至疾侍湯藥籲禱願代歿寢苦茹荼地恨終天事孔恭人亦如贈中憲公仲  
兄遊宦偕伯叔兩兄食貧朝夕第椅公所得館祿終不言析筋當在花封叔兄昇疾就  
醫關棣華館居之少瘳公爲具一觴不任色喜泊不諱痛欲解官厚爲含殮擇壤歸葬  
婚嫁其子女如已出族衆連賦亡徙代完賦金俾復業然不爲祈免於主者幼遇丐而  
孺子泣者輟食食之及貴宗戚依公食者待公舉火者指不勝頰居恒冲和謙挹愼默  
寡言一持白簡激昂謇諤言人所不敢言如囿邪說崇講學爲疏大忤時局終不以斥  
逐貶節中臺兩河督學諸奏議具在也方忌者中公醜詆至謂公不辨菽麥余時涸跡  
京塵慰公逆旅笑謂公曰弟不佞生牛強項少所推許獨心折吾兄吾兄不辨菽麥耶  
公爲輟然曰彼幸還我初服將歸而辨之雅量爲何如者比荷環召過雁門余舉酒屬



公期以乘時建樹相與歎泣下公亦不禁慷慨澄清之意故其殫竭圖報所靖獻必軍國大計秉鐸畿輔力挽頽靡闡揚文教於以光裨聖天子中興之治亦既沐寵異陟尊優台衡之業翹足可踳遽以勞隕京邸可勝惜哉贈中憲公諸生時與柳州先文端公相慕好互期以公輔贈中憲公志卒未酬公既致身通顯說者謂竟先人之未竟固在公乃公亦若有未竟也可勝惜哉然公階僅四品歿之日至動九重震惻賜兆加邊行被殊恩邑人士感德頌義爲請之御史臺崇祀鄉賢食報千秋公亦可以瞑已銘曰厥德如璧道如矢爲古循良名直指厥身出處關秦否愠於羣小媚於天子厥用未殫胡以歿九重致悼兩楹崇祀千秋而下聞者興起

涼莊道西嶽崔公墓誌銘

趙士麟

巡撫侍郎雲南人

歲甲子上諭滿漢大臣會舉天下廉能官員以備擢用廷薦用七人推楊州太守崔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兩江總督缺公以郡守得列會推從來未有之希覲也余時撫浙聞而訝之曰此必素履潔清摻持嚴毅者也又必雄才肆應利犀斷物者也然廉者必刻律己繩人或過矯激者也才者必矜揮霍震動殆絢耀一時者也否則始終易渝以圖

易致者也常變殊施衰壯岐效者也公大不然越一載兩淮鹽法道缺人上念此歲課攸關非其人則善剝諸賈飛府庫財安得猶介如崔某者乎咨嗟久之卽以公充蓋欲留公大用也公受命值商困甚行鹽引窩有棄本業而他徙者公一意撫之以寬權宜變通令先行鹽後納課數年後商本稍裕有起色矣又察鹽運之壅病在私販公嚴禁得疏通他如培課源足國賦除加耗蘇商困濬河築堤賑竈恤丁兩淮戴若慈母此皆分內事夫鹽利藪也乃纖塵不染如入郇公之庖五味全刪親太倉之粟枵腹而處此人所難越一載丙寅余調撫江蘇公來謁始識公面德盛而禮恭謙退不伐古貌樸衷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望之甚平易今敬禮之且驚曰先生何以赫赫然聲稱震天下哉公歎仄遜謝乃知公固有道君子也當其守維揚也一惟潔己奉公革陋例公賑穀嚴地稅建義學掩遺骼安插災黎賑濟饑民平訟獄之冤鋤強暴之首諸政詳於行狀不可縷述若夫取與必嚴一介茹藥飲水正己率屬其大節彰著清聲上達豈一旦夕之故哉再稽行述公釋褐後授浙江開化令開俗健訟公宣講上諭十六條委曲開導人悔悟以訟爲戒邑大旱螟螽傷禾稼民饑公設法存活無算歲甲寅耿逆叛勢甚猖

獫狁南墜戶多閩人皆豎黑旗以應賊踞龍山源中城守千總吳正復萌異志賊魁馬朋等果聚至吳正應之遂入開化公先移保十六都集部民勇敢鄭大來等招義勇團練擊賊於石門大破之賊遁入城安輯爲固守計賊再寇再擊之死相枕籍自是賊心胆盡落無何鄰邑常山陷公念孤城無觴角乃退保遂安帥兵士由遂安恢復生擒渠魁謝某父子斬之八月王師分道並進直趨閩省公督衆搜剿烏飛獸散爲集逃亡撫瘡痍請蠲請賑休養生聚次第舉行贖回難婦千餘口民感泣爭肖像祀公丁巳屬總督李公之芳紀叙軍功首推公上覽奏嘉悅特賜優叙擢陞楊州知府云公諱華字蓮生號西嶽直隸真定府平山縣人系出山西之馬邑九世祖諱峻遷平山下居城南王子村力耕課讀以忠厚傳家五世祖諱崇元博學有文名明萬曆己卯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遂閉戶著書高祖諱國治以明經任山東臨邑少尹多惠政曾王父昆弟四人長諱懋學文舉甲於藝林入試棟圍未售以明經終生公王父一人卽諱贈中大夫愼吾公孝友忠誠根于至性公兄弟五人公行五幼穎異甫五歲愼吾公以梨餅授之必整衣冠拜而後受愼吾公心器之常摩其頂曰異日大吾家者必此兒也戊寅之亂變

出倉卒父見背時公方七齡登第後每念及此輒泣數行下以老親不及見爲隱痛幼既孤賴誥贈淑人母謝氏茹苦撫訓成立執業於伯父凌岳公公朗悟伯父善誘掖啟迪之已丑補弟子員丁酉領鄉薦己亥成進士公仁孝性成痛父亂中薨葬第後庀美材整殮具重葬成禮而後封植事母定省承權能以邑養居憂哀毀骨立於昆弟相友愛事伯如父禮文宗八大家喜藏書謂子弟曰吾拙宦幾三十年無以遺汝輩能讀父書足矣雖在官手不釋卷遇公暇卽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所著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尤慷慨好施里歲歉食草根木皮盡公盡出囤穀分給之守揚口建育嬰堂按日資以廩給活嬰兒甚多於金山險渡設救生船歲終給繫囚錢交友以信馭下以寬歷兵戈履盤錯心血爲枯積勞成瘵癸酉二月報陞陝西涼莊道參政一疾遂不起商民罷市焚香慟哭者三日非甚盛德何以感人至此公享年六十有二初令開化勅封文林郎再任揚州知府誥封中憲大夫三任兩淮鹽法道誥授中大夫涼莊未任有子三人長岱齊甲子拔貢候選主事次巒齊嵩齊公莊敬弘毅不欺暗室於不潔一無所屑益以寬和爲運使諸商以羨餘若干金請致公拒弗納一商私販檄鞠懼罪暮

夜以金獻公叱之予謂公清於開化擾攘之餘易清於名郡紛華之地難又清於繁劇要衝之區易清於財利山積之日難昔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蓋公儉樸而寡欲糲飯敝衣處之淡如卽在仕籍亦然易糞之日無長物圖書數篋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斯能入泉流而不留甘澹薄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摟之者寡矣故能不苛不矜貞于終于終于常于豐于嗇于衰于壯而一之豈恒情所易企哉公之令嗣卜葬公有日來請銘於余余曰廉官可銘也因叙論而銘之曰古道淪亡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撥不捨廣陵煙花都日冶鹽筴泉流湧如瀉甘山司珍盡苞苴淡然不繫惟者公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茲也

仲兒霍煜墓誌銘

霍之瑄邑人

仲兒名煜字朗生行二生而氣質溫良自孩提卽寡言笑不樂與羣兒嬉戲八歲就外傳性穎悟所授書輒能口誦心維九歲能屬文甫弱冠三試皆首取補博士弟子員十七歲娶於盧卽余內子盧孺人之從姪女時康熙戊申年也已酉夏隨余赴范縣任壬

子秋隨余赴山東濟南省分校鄉闈乙卯冬余曰范旋里越歲丙辰而盧氏逝冬十月殯盧氏于祖塋之次十一月省余於京邸因新例捐納諸生於丁巳再舉鄉試遂援例入監是年余告病回籍隨余在城北別墅下帷攻苦者數月八月再赴京闈竭力終場鬱鬱不得志而歸冬十一月再娶於張越三歲子維域生壬戌復省余於京邸依依愛慕之誠蓋未嘗一日釋諸懷抱者癸亥冬地震異常連數日不止所分祖宅傾壞特甚因而驚悸成疾然猶勉強拮据補葺廳舍如故肯構肯堂亦可謂克負荷者矣數年來慘淡經營樽節籌度以故田產雖薄而廩有餘粟卽一器一物靡不纖悉畢具整齊精潔其用心之縝密可知也至其生平儉以惜福謙以持躬與人周旋內直方而外柔順言訥訥若不能出口事父母和顏順志惟恐不得其歡心友兄弟未常較短長於眉睫間從容不迫舉動安詳蓋其天性然耳暇日惟彈琴飲酒屏去紛華深居簡出足未嘗輕履戶外卽事或拂意淡寧自如也惟是體弱善病自癸亥地震後日見羸甲子歲猶隨余訪及門張青樵離使者于維揚歸來尙經理家政一切戶庭舖屋整頓如新迨丁卯春而唾血之症作矣三月杪偕往別墅養病至七月中漸有起色余心喜甚以爲

可望生全也八月初因嫁女期近回城前症復作延至十月廿二月嫁女後諸感媚集忽成痰火之症醫藥罔效不數日而竟至不起于康熙丁卯十一月初八日午時卒於祖宅之正寢距生順治壬辰六月二十六日子時得年三十六歲卜於戊辰春三月十一日啟盧氏窆合葬于祖塋之東偏銘曰死者身歸於土魂魄則無所不之爾魂依白髮高堂耶抑依爾孀妻稚子耶或生寄死歸徜徉而住依祠兆耶余不得而知之悲夫

中書舍人韞齋霍公墓誌銘

田雲霧

學士侍郎邑人

皇帝二十有五年甲子夏五月內府中書科舍人韞齋霍公以爲外吏久積勞之軀不耐溽暑將請假歸余與總憲吳韞川諫垣岳振九部郎陳憲之年兄勸留不從迺與諸年友寅僚舉酒唱曬酒淚而別越辛未雖音問間通而彼此不能見者已八載余適以先太淑人之憂歸里諸凡喪葬大禮荷公之指示提携者居多至癸酉二月公冢子燻現任上黨學博以賚表之役便道來省公于家兒部植自甥館歸述公骨肉完聚秉燭夜飲怡然樂也至三月廿日忽報公云亡邑人無老少男婦哭諸闔哭諸巷蓋以公之爲德於粉榆者久且厚耳余聞之驚悼倍切至四月先太淑人服除余乃過公家滌

疊潔牲奠公於幃幙之前不禁泣下霑襟肝腸摧裂嗚呼公何遽逝也耶七月余束裝北上行色匆匆筆墨之役一切謝絕長公以誌銘來請誼不獲辭謹據狀而誌之誌曰公諱之瑄字玉官號蒼壁晚號韞齋先世自豐州徙居馬邑傳至於公曾祖贈中憲公以學博起家舉子四伯錄廩生仲錢拔貢官臨洮郡丞叔鏞廩生季鏞登明丙辰進士由任丘令徵爲御史西按甘肅抗疏忤魏璫削籍崇禎改元賜環督學畿輔內陞順天府丞旋擢銀臺甫蒙命下而捐館舍迄今輿論重惜之是爲公大父也祖母陸氏得誥封恭人考諱鍾芳和平淳厚以楷書名爲銀臺公所器重先卒以公貴得贈如其官妣王氏山陰少保文端公孫女戶部主事淪初公女也柔嘉婉淑克副其家今得贈孺人亦先卒其時公年方五歲有叔三人毓芳太學亦早逝瑤芳漱芳俱諸生年幼甲申春季自成自秦中來公以冲年舊家子當之應答從容毫無懼色第場所有以饜之而彼亦情慊意足不復苛求公不肯貽祖母陸恭人憂者自其少時而已迺然異矣嗣後宦業蕭然瑤芳漱芳亦相繼淪歿昔所稱大家巨室者止於一六尺孤兒風雨飄飄家徒壁立公內外拮据備極艱辛雖式微時早知向學年十五遊於庠厥後試多冠軍戊子



歲校以首卷貢太學及廷試例授別駕需次銓冒而公志不欲就也歸不帷於城北之別墅戒家人常事勿復通焚膏繼晷孜孜罔輟日積月累醇乎其醇甲午果售於鄉戊戌成進士己亥殿試以二甲引見觀政刑部畢卽歸侍陸恭人膝下恭人入裘大慶里中戚友製錦公祝公素性恬澹雅不近聲色而獨於此日極笙歌優樂之選蓋以娛陸恭人意焉公叔瑤芳遺一女於歸李生運昌公備厚奩贈之李感其誼生辰伏臘夫婦偕來問安於陸恭人焉公伯祖有孫諱之珖夫婦俱早逝遺穉子女靡託公爲撫育成立嫁其女於邑諸生段粧奩亦具焉其教本重義皆此類也自釋褐後家食六年甲辰秋拜命司李柳州柳俗多獠獠出沒於窟穴之間動相讐殺盜案纍纍皆待決於刑官公凜持清操惟平惟允獄成上之臬司督撫莫不首肯或有驕卒悍弁撓三尺者率裁抑之不少貸至於良百姓與紳衿輩則皆寬和撫之率屬吏不激不撓永寧于北溟時令羅城公雅重其品後果爲名督撫云顧公念陸恭人春秋高屢請終養不獲遂而陸恭人訃音脩至萬里天南蠻烟瘴雨慟毀之極幾不保生持服歸來襄恭人大事致哀盡禮無纖微遺憾己酉服除裁推官缺遂改知山左之范縣范僻壤也賦不滿萬而

夙遭 寇于七之蹂躪城郭丘墟版籍淆亂稱逃盜之藪公至惟民依務急民瘼務去  
樽節愛養剔弊釐奸凡可爲地方造福者靡不勞心爲之迨甲寅乙卯吳耿逆起海內  
震恐公乃盡捐俸糈及橐中衣物器飾爲築城費邑人士趨事赴功不兩月而成城樓  
櫓雉堞輪焉奐焉而公形神盡瘁年僅四旬鬚髮頓白矣范民感之於落成日建生祠  
以報焉宰范凡七年始內擢報代後范民依依不捨攀臥之衆絡繹於道香烟蔽天哭  
聲震地爲亘古所罕見者詳見長公狀中有鄉長數十人揮之不去直送至馬邑公命  
歎之旬日遺歸歸日復大聲而哭邑人聚觀稱異余於時止以假居里門聞之不禁咨  
嗟慨慕以爲治行如此卽古循吏傳中所載無逾此者亦孰謂廉吏之不可爲而民情  
之去古遠甚也丙辰擢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職典辭今位望清高公祝章之餘每焚香  
靜坐鼓琴杜門謝客相好者不數人偶一過從而己辛酉恭遇 覃恩贈公考妣如公  
官甲子五月忽請假言歸諸年家寮友苦勸而不肯留蓋公幼年遭逢極其危苦自登  
第以至於爲中翰時功名之念甚淡故以早返山林爲快也若其居鄉則深仁厚澤莫  
可殫述馬邑地荒而土瘠當銀臺公爲御史時請豁逋賦二千石國初戊子己丑間罹

蝗災公水田稻少穫糧米糶之視粟價猶減里人賴以不饑庚申雲中荒公那移賑貸曲圖保全己已旱甚凋殘之地重以奇凶家家懸磬公軫念民艱憂形於色乃出粟平價通糶日晨起立門計口而給有求多漁利者則叱去其極貧垂顛者慨賑之或米或糠或家園之蔓菁菜根或水磨之膠團油屑苟可以延養人命者傾囊以施其自遠而來者猶恐其枵腹乍飽或傷生以次呼入煮糜粥徐徐啖之務調獲得所而後卽安所全活殆未可更僕數也至于先癸亥地震非常城東而盡圯公睹崩裂形不勝怒然以書走都門商之余相與捐貲首倡共爲義舉教度土工覓輒灰諸物仍如城范時射率家僮指揮匠作補築復稱完封邑令長議及里下徵夫者公曰某爲此非輕財好施也深惟邑小民貧若派諸里甲恐反爲官民累當無勞賢父母過慮耳是役公也與余谷捐二百金民間不擾而工竣矣庚午青樵張公來參吾晉藩卽公山左分校時所拔士也語長兄燮曰撫軍藩臬極口贊吾師盛德問之則曰己已奇荒非霍君誰活馬邑一縣人性命耿介不干謁其節尤難晉不乏顯者若此其林下一人呼吾師其調攝以副東山之望燮歸告之公曰吾志決不出山故晚號韞齋本爲逃名而名何日來耶大抵

公一生節操務實踐不務虛名愛陰隲不愛銖帛忠厚足以容衆敏瞻足以幹事和平正直靜穆溫良又足以利物濟人保身去僞蓋侃侃先民之遺範而盛世之醇儒也胡天不弔少微星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與嗚呼公與余幼同筆硯長締蔦蘿以文章道義相期相勗者歷三十餘年余荷主恩不敢遽請初服星言赴闕將謂不越三五年間亦當以避賢歸休與公做白蓮之社詩酒林泉朝夕與共庶幾娛暮景而了殘年良足樂也而不料公乃着鞭之速也嗚呼悲哉是不可以無銘乃銘曰大儒篤生鳴珂言里表行坊修人紀形聲久絕是聽前歎然懷抱重闌喜繩武有孫雲漢中奏對明光實天咫南浮柳州東范縣懸魚飲冰頌盈耳喬遷西清代天言朝回桐音伴青史病臥家園十載餘利濟蒼生聞之起功成不言心昭然人羣推曰公善美存心制行用力久農夫啣結士仰止上天賦畀豈無意斯人方與賢哲齒掛一懷慚敬勸銘貽之後世永受祉

癸卯科舉人署猗氏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衛旣齊

貴州巡撫  
猗氏人

張之先世籍定襄其後有遊桑水而樂之者遂徙大同之馬邑數傳而至澄城令四術

起家拔貢遂爲馬邑鼎族有子曰朝遇餼於庠負僂聲朝遇生庠生志詠以文章行誼重里中嘗建橋桑水之上以利涉者配霍孺人舉丈夫子二公其長也公諱浩字浩然別號孟甫生而穎敏異凡兒甫入墩日記數千言下筆多驚人語年未冠補博士弟子員鄉先達目之曰是必大張氏之宗者張白澄城公以來四世工經術而又稱長者其發祥此子勿疑也顧公清羸善病病不廢讀讀且益病而公了不知疲歲癸卯當大比士公將試太原父難之曰若病軀寧耐棘闈苦耶公曰策必售固請往遂以其年登賢書甲辰與計偕病甚不果入闈假館都門授生徒數人三年後皆登仕籍丁未入禮闈又以病不克終試事乃慨然曰拚吾身而博身外名非智也名不可必得而以病貽老親豈非孝也自是絕意名場每逢春試雖乘輿間往而場屋之跡可數矣公既以久病不獲登進士科與清華之選又念吏事勞瘁非力所堪而性喜讀書論文乃投牒就選人格得榆次論辛酉到官進諸生於堂爲講說經義勸免德行誅試有程刻士氣蒸蒸以起先是榆邑久無登科目者以公之教之若韓君鄭君相繼薦於鄉人歸公之善誘云亡何丁父憂歸里丁巳闈服補吾猗教諭其教法視榆加謹焉猗雖號文數而士案

貧比歲不登貧且廢學公於束修母所屑意而獨不廢教糗糧薪蔬之需自奉儉而不給其貧視諸弟子無少殺壬申冬學使者按部平陽例送諸生入試而公病復作乃御板輿走風雪中往來七百里甫抵署而病大作不可起矣蓋公於余爲同年友契分最深當公秉鐸吾邑余官於外不獲一奉顏色叙平生歎然素知公性方而德厚見理真與人信貌恂恂而言呐呐無世俗訛態而其大節則以孝聞早歲失母卽能哀毀如成人事父備志物之養當之官戀戀不忍離膝下強而後行聞訃跣奔襄事易戚兼焉事繼母高太孺人如其母病革遣使召嗣君猶泣諭勿令太孺人知也嗚呼傷己公有二子其長廩生以寧扶視歸里屬余爲志而且系之銘曰伊昔鳴鹿和歌初少年意氣薄雲衢蹉跎才子老公車誰薦雄文似相如傳經倡道授生徒官冷飯蔬坐甑無三十年來志未舒惟貧惟病與愁俱忽奉天期不須叟燈月黯澹總帷虛木壞山頽泣矜裾終天風樹慟雙雛銜郵扶襯返故園牛眠兆卜桑水隅我銘幽石非墓諛山川雲物護眞儒潛德昌後事不誣象賢濟美在諸孤

祭文

祭鄂國公文

吳亮御史

惟神英智絕倫勇略冠世委身有一盡心無二錫封鄂國發跡鄴陽功垂保障代享蒸嘗亮以巡方拜於祠下低回有懷馳驅靡暇細維大節卓爾精忠庶幾文德寧詎武功議祀賢祠躋之俎豆厥伐開先其儀敢後繫神如在鑒比微誠適逢大比忽顯異徵闌棘深嚴排簾直入點頭朱衣彈指柳汁雲中諸士三年不鳴陰隲默佑二僂同升職忝衝文快覩生色豈人之能惟神之力特陳體齊式薦明馨與文偃武永藉神靈

祭通政霍公文

李夢鯉順天訓導

崇禎五年仲夏之廿八日吾師韻翁霍老夫子卒於官其門人順天府儒學訓導李夢鯉業行哭失聲親視含殮且從京兆屬員後爲文而奠之矣顧以吾師特達之知情更有不能已者謹再匍伏陳詞以哭之曰嗚呼慟哉吾師以理學之真儒作畿輔之師表海內士望之惟恐不及憶索米長安時與聞菁莪之化恨不獲親承教育鉅意天假之緣獲拜秩都序而傳吾師之屬負每以帖括請正師輒謬相許可曰夫夫是髮短而心長者迨與諸生科試而師輒取冠軍于數百之羣每逢人說項己而持闈中牘相質師

謂命中無疑無何經師見賞幾有天幸竟限于制額置之乙榜師復多方慰勉爲背水計卽得徵恩量移而師不以小就爲予望也以是日與多士較文衡藝師復資以薪水重以褒旌至貳京兆而羽毛者益周且至余用是誓努力焚舟藉以少酬知遇而相胡遽逝耶牙生之絃忍復鼓響何人而痛能目已耶夫士薄感恩而厚知己若師之于余其知己又可以尋常論耶嗚呼慟哉余不及師之生破浪乘風又不能及師之逝師從地下辜恩之憾昔人所同夫獨何心能不悲耶興言及斯一字一淚故略于師之宦蹟而詳于余之受知不自覺其不文也惟吾師鑒之

祭張太翁文

翁諱志詠孝廉浩之父  
讀此可想見其爲人

崔之琯

嗚呼世不乏賢豪長者有如太翁孝弟修於家而忠信行於閭里者蓋未數數見也太翁生而岐嶷矯矯乎雞羣之鷁長而奇偉侃侃乎烈士之風方乃攷捐館于兵燹之際竭力襄事不以患難而遺終天之憾胞兄繼殞于壯盛之年撫育遺孤皆能成立而與已出者同事繼母而盡孝敬孀嫂而克終斯蓋至性之醇厚而天倫之罔斃者已若夫秉心醇樸古道照人不阿世以干譽不屈已以求伸惟正直之是與匪好惡之攸徇氣



馬邑縣志  
蓋一鄉而不畏乎疆禦要久平生而不忘乎終身雖紛難之進至斯排解之惟均太翁之忠信不欺有不足以貫金石而質鬼神也哉至其見善勇爲未嘗遠巡修橋而援胥溺之患捐資而助喪葬之貧危者賴以得安死者亦沾其仁慷慨而陳荒田之害當事爲之借箸憂危而處變亂之秋明哲卒以保身此又太翁之奇節偉行非疆力有識者不能也嗚呼頽波日逝古道云亡誰挽瀉而還醇誰扶弱而抑強太翁自曾王父以名儒碩彥篤生大父選拔公爲有明廉吏聲施西秦迨至翁父而勁節彌昭直聲愈著氣象巖巖有俯視一切之襟懷某等猶得聞且見之則太翁之直心直行益亦天性然也迄今孫謀燕翼兩令器或崛起巍科或蜚聲闔橋孫枝且繩繩振振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矣獨是某等桑梓後進追念頻頻今且駕馭將昇而永就懿憲也悲老成之凋卸孰典型之是遵庶饒載列牲醴具陳靈其未遠來鑒斯禋

祭中書霍公文

杜如錫 知縣

嗚呼人之生榮而死亡哀者其難也哉孰有如我韞齋先生者乎先生者銀臺中憲公之冢孫贈徵仕郎文學公之元子也早歲登科壯年膺仕方艾而返初服古稀而歸太空

說者謂有天祐而不知其藹之身者優厚被之世者溥且長也蓋守身莫若義濟世莫若仁先生凜躬行巖幽獨擇地而蹈選聲而言窮其身之所至無不爲直爲方其佩服於義者素矣若其服官也司李則民弗冤司牧則民弗擾明允之譽騰於兩粵而豈第父母則山左之古碑迄今有嘖嘖道路與泰山渤海同不朽也其涵濡於仁者深矣迨夫視草薇垣持守益篤輦下諸公莫不雅重先生願欲高林下風解組而歸陸宗黨敦古處捐囊而修城垣賑粟以蘇餓餒己已歲復罹奇荒先生與某慘淡經營先生竭私橐某罄薪俸益以稱貸計日計口分行賑救煢煢子遺不致盡填溝壑者實先生之力也非仁之至義之盡者乎一旦厭人間世主芙蓉城而里中父老無非食先生德者聞先生逝途嗟巷哭若喪考妣由是推之先生之享其年者